

請交換
贈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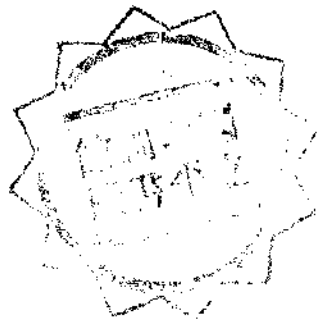
劇學

月 刊

南京戲曲音樂院北平分院研究所

第三卷 第一期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一月出版



增
三版

最近上海金融史出版

本書第一第二兩版，海內外推銷頗廣。茲由著者
永嘉徐寄廎先生重加增改，其內容大概如下：

(一) 民國十六年至二十年，五年間各中外銀行之資產負債表。(二) 民國十六年至二十年，五年間各信託公司儲蓄會資產負債表。(三) 民國十六年至二十年，五年間各錢莊之股東人數股本股數。(四) 民國十六年至二十年間，公債庫券之發行狀況。(五) 民國十六年至二十年，五年間中外各銀行及各錢莊清理停閉情形。(六) 上海銀行業同業公會聯合準備委員會及票據交換所之組織。(七) 廢兩改元問題。(八) 中國徵信所及造幣廠之完成。

全書分上下兩冊，共一千五百餘頁，都五十餘萬言。售價大洋三元。

●代售處

上海四馬路大東書局

作者書社

黎明書局

香港路銀行週報社

劇學月刊第三卷第一期目錄

美國兒童戲劇「新都拉瑞」之一幕「試鞋」

「新都拉瑞」劇中之人物

美國南凱司特電影院之兒童唱歌隊

「戲劇畫」大登殿

「兒戲畫」奪頭彩

(贈生先生陵秣)

圖

兒戲

.....

秣陵生

獨立評論

.....

凌霄閣

昭代簫韶之三種脚本

.....

周志輔

琵琶譜錄(一)

.....

曹心泉筆口記述

第一篇 直隸省流傳聲譜

第二篇 浙江省流傳聲譜

論劇院的空氣

.....

佟靜因

觀劇生活素描第七部……………陳墨香

秋葉隨筆(四)……………綠依

陳吳郊——集戲名詩——羅園雜劇——讀離騷——陰陽判——飛文陣——鍾馗嫁妹——綵樓——瘞情廬三種曲

殿登大「畫劇戲」



李石一見戲

彩頭森「畫戲兒」

「鞋試」幕一之「拉瑞都新」劇戲童兒國美

係一男
性所扮



高價的
麗潔如飾

查敏王子
(女性所扮)



新都瑞拉



丹地尼
(女性所扮)



「新都瑞拉」劇中之人物



「參看兒戲」

隊歌唱童兒之院影電特司戲南國美

兒戲

兒 戲

光陰倒流到二十幾年前，那時候的我，還是個天真爛漫的小孩子。我和我的弟弟們，就不知道什麼是「娛樂」，本也就沒有專供孩童們娛樂的地方。大概一切人們全沒想到這些小人兒是需要正當的娛樂的。都以為他們自己會解決這問題，能够想法去玩的，用不着大人代費心思。假如這孩子不會找樂子，小小的心靈裏，時常感到一種說不出來的無聊，寂寞，苦悶，悲哀，和孤獨；那是這孩子太笨拙，壓根兒就是個「低能兒」，活該他受罪！

偶爾的，恐怕也就祇有僅僅的幾次吧！我們這些「小把戲」忽然碰上好運道，居然被家中的尊長所允許

，帶出去看什麼堂會戲，或義務戲。那麼，我們就象得着莫大的恩寵一樣，打扮的整整齊齊，漂漂亮亮的，有着好奇和驚恐的心情，歡歡喜喜的去了。在劇場裏，我們忸怩的端坐着，恭聽那鬚生青衣們的歌唱，也覺着抑揚好聽，但是我們不懂他們唱的是什麼辭兒，未免減少趣味。我們最愛「看」的，還是那熱鬧的武戲。紅臉殺黑臉，白臉劈花臉，刀鎗齊舉，肉血橫飛（彷彿真有這樣的神情），那些錚亮的，美麗的，而且殺人不流血的軍器，舞弄的那麼圓活花梢，簡直是藝術化的本領；何況那鑼鼓敲奏的又那麼雄壯威武，富於興奮人精神的刺激性呢？我們對於那些猛勇善戰，



赫陵生



忠義憤發的古代英雄，確實羨慕的了不得，目瞪口呆的望着，悠然神往了。

但是看完武戲之後，我們這小看客，便要弄個不歡而散了！其原因是下一齣戲，遭了「禁止旁聽」的處分，受了「驅逐出場」的命令，我們常是被尊長們吩咐僕人先把我們押解回家。雖然小兄弟們仍是戀戀不捨的，一步三回頭的，想再瞅一齣激烈衝突的好戲，如果是表演的一個頂天立地的好漢，盡把天下的無恥奸人殺死的故事，我們就滿意啦。然而人們解釋給我們說，再唱的並不是小孩子愛看的武戲，却是什麼「小孩子們不能看不能聽的戲」！這樣光明正大的理由，我們是不好意思提起抗議的。我們得着的暗示，是說這類戲專為大人們娛樂的。小孩子們可不够資格來賞鑑，乘早躲開才對。於是我們又帶着怏怏的，悻悻的心情而滾蛋了。

後來，我們年齡大一點了，我們才研究出來什麼叫做「小孩子們不能看不能聽的戲」，大概是有些男女

調情，猥褻的情節，如「雙姝綠」「翠屏山」「紡棉花」「打櫻桃」等，含着「粉」味兒的。再如「坐樓殺惜」「大劈棺」「殺子報」等，是表演那奸淫凶狠的人倫之變的。確實的，我們還是不應當瞅這路有點兒淫蕩殘忍的戲為妙，小孩子們看了，一定臉上會「燒龐兒」，而且又不見得發生什麼興趣，祇是收穫一種醜惡的印象，誠所謂「戲無益」的了！因為幼稚的童子，腦筋是潔白無垢的，一染上污玷，就洗刷不去，也許成為終身之累。所以我們家的尊長，本於「非禮勿視」「非禮勿聽」的古有名訓，而毅然令我們迴避開去，真是賢明之至，我們正當表示深深的謝意！然而說老實話，我們這班小孩子們，在那時也不免有着小小的缺憾，我們彷彿很懷疑的要問：『我們小孩子也需要「戲」的，那麼專為兒童們表演的戲在那兒呢？』這種呼聲，衡之情理，或者正是所有的小娃娃們的應有的權利吧？

可是我們自從看過幾回舊劇後，總算開了眼了，稍微吹牛一點講，我們居然懂得什麼是「戲」了，而「

戲的趣味」至少我們會咀嚼一釘點兒。原來從未成年人們的心理上觀察，他們過的完全是一種「學習的，模仿的生活」，祇要感到某樣事情，某樣行為是可羨慕的，就立刻的得着衝動的感應，而打算去追隨效法了。故此我們馬上從市場裏或街上「打糖籬的」——就是賣耍貨的担子——買許多木做的兵器，如大刀，花鎗，虎頭雙鉤，金銀大錘之類，蒙上紙鬼臉，戴起紅鬍子，披了花被單，就大打出手，耀武揚威的嚷道：「放馬過來，咱們大戰個三十回合！」「吹！來將通名，咱好漢手下不斬無名之輩！」以及什麼「巴圖魯，追！」等等的口吻，大聲呼喝，好象自己果真是大將出陣，八面威風的了。

有幾個聰明的小弟弟還發明了一種「畫片戲」的玩藝兒，放學後總要玩一會子，過過那戲癮才去自習的。這畫片——從前小孩子們叫牠爲「洋人兒」——就是香煙裏的恩物，高頭所畫的人和故事，大都是取材於古今歷史上的名人大將，或是小說上的英雄豪傑，他

們全是像貌出衆，武藝超群的了不得的脚色。當然的，要是把他們搬弄在一塊兒，顛倒時代，攪亂乾坤的，讓他們比個高下優劣，則其熱烈的盛況，真够瞧的！

我們各人用小木盒子擺下個「古今英雄渾合打擂台」那些叫陣的全是紙面上的畫像，跟玩「傀儡戲」似的，使小木頭塊擰在畫片後面，這才能够直立不倒，我們一壁嘴裏在敘述他們怎樣相遇，怎樣衝突，怎樣爭鬥，並且還求逼肖的模擬他們各樣雄糾糾氣昂的聲調，很象那麼一回事的樣子。我們手裏還拿着兩枝沒有筆頭的筆桿，權當各種干戈之用。於是交起鋒來嘩嘩吧吧的作響，糾纏着，打纏着，這樣陣仗，簡直是有聲有色的武戲。如果這個戲台的台主，擅長口才，表演驚人，那個戲台的台主，自覺相形見絀，就情願臨時停演，甘心當那邊的觀客，這佔優勢的台主，更是精神興奮，神氣活現了。尤其是在我們無處找娛樂的星期日，我們可以玩這「畫片戲」來消遣這冗長無聊

的光陰，這樣遊戲實在佔了我們童年可愛的一頁！

這裏並不是要回憶那宛如述小說似的童年小史，祇是爲着可以從這兒可以看出孩子們是怎樣有着「戲」的嗜好，怎樣有表演「戲」的天才，而且怎樣的有着鑑賞戲劇的本能，結論是：「戲劇可做兒童之有益娛樂，爲教育之輔助工具。」可是話又說回來了，那種爲大人們演的戲，實在有些不宜爲孩子們看見聽見的；但是按着特殊的情形，而爲他們專演那合乎他們的年齡，脾胃的戲，這需要又是貼切情理，無可辯駁的。然而我們已經從童年而青年，而中年，尙沒人爲這種需要作設備的供給。現在我的一個弟弟已經升爲五個小寶貝的爸爸，當然他也不願常携着他的兒女到那普通的劇場裏去。即如那過於浪漫的香艷的影片，以什麼「銷魂蝕魄」、「肉腿如林」和什麼「赤裸裸表示兩性的熱情」爲宣傳的，且明明限制十六歲以下的孩子不得入場——其實大胆的小壞鬼爲這廣告所引誘，而老着臉皮混進去，以滿足其好奇心，大概也是沒人檢查

驅除，而願少賣幾張票的——象我那兄弟狠注意小學教育的父親，他更是嚴厲地禁止孩子們偷瞧了。然而這班現代的孩子們也一樣的形象我們當孩子時的戲耍，彷彿「世襲」的照舊舞花鎗，戴鬼臉，玩齣片；自然他們的小心眼裏也照樣懷疑着要問：「爲我們的娛樂，而表演的戲劇在那兒呢？」若是這疑問而一代一代的流傳下去的話，那真是「中國兒童不幸的悲哀」！

沒準有人要說我的話是不見得全對的，他要舉事實來證明，就可以講，自民國以來，「兒童的歌劇」，幾乎是家彈戶唱，盛行一時，什麼「葡萄仙子」、「可憐的秋香」、「妹妹我愛你」種種唱辭，便是幾歲的黃毛未退的小娃娃，也會哼個兩句，難道這不是專爲孩子們編的戲劇嗎？我就皺着眉頭，誠惶誠恐的說，這話是對的，我們真得謝謝這位「音樂家」的費心勞神，能够顧及這些寂寞的小天使們！然而我們還有點小小的淺薄意見，對於這流行的歌劇，不敢贊美爲完善無疵的東西。姑且不談這些劇本的意義是否正確，祇提那

哼唧唧的淫靡之音，委實肉麻的很，聽見之後，渾身起了雞皮疙瘩。大概彈唱起來，跟那些青皮蕩婦所唱的「四季相思」「十八摸」「五更調」相比，也高明不了許多。足見得這「音樂家」對於音樂歌譜，並無創造的精神，不過抄襲通俗的老曲濫調罷了。這樣歌劇是不會有益於孩子們的，似乎是污辱了小兒女們的天真純潔的「嘴」和「耳」，有功不能抵罪的結果吧？

當然要說到的，除了這些「鄭衛之音」的兒童歌劇以外，還有很多的白話劇本，是專為那小朋友們表演的。近年產量日增。若說無人為兒童設計，好象有點冤哉枉也的樣子。可是這麼多的劇本，也就是僅供小學校的學生在開什麼慶祝的游藝會裏，偶爾表演用的。因為小學生在求學的時際，是沒有餘暇的工夫，去排演戲劇，訓練技術的；而演劇的事情，也是十分麻煩的，如一切需要的行頭，道具，佈景，萬非立刻就可以預備成功的。故此兒童們常去演劇，在經濟和時間上絕辦不到。所以我們急需的是以營業為性質的

，有新眼光的戲班，而勇敢的負起這為兒童服務的責任，從事這兒童戲劇的組織，每星期為小孩子們專演一兩次，那劇本當然是選擇適合他們的胃口，那麼這樣就正確的解決兒童娛樂的問題了。因為這是創舉，故此我們把兒童劇院最發達的美國的情形，略為採錄於下，以備參考。

美國紐約為世界戲劇之中心，所以為兒童表演的劇院也最多而且最完備。那很著名的「兒童星六早晨戲院」(Children's Saturday morning Theater) 是人人曉得的了。在「地方劇院」(Neighborhood Play-house) 裏，每年都有節期的表演，大概演的多是歌舞劇，是供兒童們賞鑑的。還有許多童伶，他們在聖誕節或例假的日子，也在各戲院表演特別的戲目，以娛樂這些小看客。又如「世紀劇院」(Century Theater) 也會演過梅德林克 (materlinck) 的「青鳥」(Bluebird)，因為這個戲院很大，才能容下這劇本裏所需要的大量演員呢。

至於美國各地所設的兒童劇院也很不少，牠們都是以紐約的劇院為模範的。象芝加哥（Chicago），諾斯，安格兒斯（Los Angeles），蒲南非兒德（Plainfield）和紐，韓甫雪兒（New Hampshire）等處，皆有兒童戲園，為他們消遣的地方。總而言之，這兒童劇院的組織，是普遍的，各地的孩子們，全得享樂的幸福。那些愛美的戲劇家都很願盡力幫助這事業的發展，更為努力的是那些姑娘小姐們，她們最愛經營指導這小戲班，排演那些名著的童話劇，她們覺着為那些小看客賣力氣，是很有趣味很高興的事情。

這些劇院所表演的劇目，大約可分三類是：「神話」〔Fairytals〕「民間故事」〔Folk Plays〕同「冒險史」〔Adventure〕。有的歌劇是加音樂及舞蹈。劇場的佈置裝飾，是非常美麗，奇詭，一進去就象到了那「天方夜談」，（The Arabian Nights）「阿麗斯漫遊奇境記」〔Alice in Wonderland〕的書中所述的神秘幻景裏，真是使那些富於好奇心的孩子們看了迷戀而讚美

，有說不出來的愉快，比瞧小說有意思多了。

如若戲院裏表演的是「阿拉丁」〔Aladin〕，或「寶島」〔Treasure Island〕，是富於刺激性的，那麼最受男孩子的歡迎，他們很喜歡來看的。要是表演「新都瑞拉」〔就是「玻璃鞋」〕（Cinderella），或「睡美人」〔Sleeping Beauty〕這是有浪漫趣味的劇本，却是小姑娘所愛看的了。那冒險的戲劇，如「七個矮子」〔Seven Dwarfs〕「阿麗斯漫遊奇境記」，則是男女全願觀的。又如近時人所撰的現代的奇怪童話，象康斯登斯，魏兒考克斯（Constance Wilcox）所著的「鵝母的花園」〔mother Goose's Garden〕同齊阿多瑞，丟波斯（Theodora DuBois）所作的「康母倫德之王」〔The King of Comerand〕的上演，也是很有圓滿的成績。

兒童戲劇的演員，不必一定是非小孩子們擔任不可。在麻雀夫人（Mrs. Major）所經理的「兒童星期六早晨戲院」裏的演員，差不多全是些以專門演劇為職業的優伶，他們已經是「成人」了。但是他們能够很巧

兒 戲

妙的化裝成小孩子的樣兒，那樣妙肖，值得人看了驚奇的，一個年齡已達二十歲的小巧玲瓏的女子，她可以裝扮爲一個披着金絲髮的十歲小公主，而且非常之逼真，簡直使你疑心她果然吞了幻形的仙藥了。至於一個成年的男子變化爲一個小王子或農夫的小孩，那也毫無困難的呢。

還有，這兒童戲劇的演員也無嚴厲的限制，在那性別上面。並不規定男扮男，女扮女，也可以通融扮演的，有時因材使器的，無妨互易性別，仍然得着好結果，因爲女子有着特別的聰慧的，更能模仿細膩，表情深刻，較之以男孩子表演男孩子，尤能勝任。反之，以面貌姣好，性情溫柔的男孩子去扮小女孩，也一樣成功。那些玩票的愛美的小戲劇家，他們演劇是常這樣反串的。就是在英國也是如此的，比方說那大劇作家巴雷 (Barrie) 所作的有名的風行世界的兒童劇「彼德潘」(Peter Pan) (小說本中國有梁實秋譯本叫「潘彼德」)，其中男孩子彼德也是以伶俐的女孩子

去當，有好些小姑娘很熱心的情願謀這腳色做呢。

在這篇文字的前半，我已說明了兒童是好「戲」的，他們在「戲」(動詞)的時候，就是含着「戲」的成分；看了「戲」之後，便會模仿「戲」的動作，所以兒童確是有看戲、聽戲、和懂戲的能力。並且利用他們有這樣的能，而專爲他們演那適宜的戲劇，那麼更易了解，更易感動，這是毫無可疑的，故此兒童劇院祇要管理得法，沒有不興旺的道理。據美國馬凱 (Mackay) 的調查所記，兒童在戲院中看得入神，有時忘其所以的，會做出可笑的事情來。有一回演的是「阿拉釘」，那演員實在演的好，宛如真的一樣，他在戲台上嚷道：「阿拉釘在那兒？阿拉釘在那兒？」有一個在台下看戲的小孩子聽見，馬上就很興奮的答道：「我可以告訴你他在那兒」因爲他是忘了他是在瞧戲了。不過這種戲劇要教兒童看過後，得着一種深刻的印象，這也全看那演劇的技術怎樣，兒童的戲劇必需含着幻想的美，和光與色的美，故此劇本是要編的奇妙，相伴的音

樂同舞蹈，也得够味兒，然後才能使他們滿意呢。

現在我們還得談一談美國的兒童電影院，因為電影也是戲劇之一種，牠的表演方式更來得簡單，普通，漸漸有壓倒戲劇之勢。孩子們得着「影迷」的是日增月盛，不可勝數了。但是千萬別輕看那些「奸盜邪淫」的影片的影響，牠們給小孩們的不良的印象，真够的上稱為洪水猛獸！爲着維持教育，保護道德，是以必得選擇影片，特設兒童影戲院。這種組織在美國是到處皆有的，我們此刻單舉出「波斯頓」(Boston)一家有名的叫「南凱司特電影院」(Lancastermovie Theatre)作代表吧。這劇院是一個有清晰頭腦的商人狄密克先生所經營，這狄密克先生(Carles W. Deinck)是爲着救濟他住的地方的四圍小孩子的苦悶，他毅然盡了這麻煩的義務。

這個兒童電影院的特色，是尙附着一個「兒童唱歌隊」，有男女孩子共九十個在學習歌唱，活潑而美麗，嗓子象百靈鳥兒似的好聽。這些小歌唱家却幫牠

不少的忙，他們利用在影戲演完一片的休息時間，他們就齊聲歌唱以助興，大家得到很大的快樂。這唱歌的學生也得着優厚的報酬，就是他們可以白看電影，所以許多孩子在鑽營這好差使了。狄密克先生說：「我是喜歡小孩的，我見我的隣近地方有成千百的小孩子，我就想使他們快樂，而且幫助他們——教導他們怎樣欣賞美好的電影和音樂，那優秀的小說故事，是可以輔助他們成爲良善公民的。我的立意是在運用這簡單的商業方法，而有以增加我美國的光榮進步，」

他又道：「唱歌對於男女小孩都有很大的造就，這是一種好教育，能激進他們青春的精神。並且這樣也訓練他們成爲能守秩序的現象。在他們應該到校上學的時間，我是不允許他們上這兒來的，我不願他們因看電影而逃學。」這樣存心是多麼仁愛光明，確不是那惟利是圖的商人所可比擬的！他又說明他是怎樣謹慎的選擇影片道：「影片在我未決定把牠公演以前，我要仔細的將這影片每一片都考量過的。假如這影

片的名目是不宜於小孩子念的，我就把牠勾去；假如這一幕是不宜有小孩子看的，我就把牠刪掉。總之，我要盡力的教育這些兒童們，我相信他們要賞鑑那完美無疵的電影故事和音樂歌曲，才能生發出有益無害的美滿結果！」

狄密克先生真是個能「言行一致」的實際的模範人物，有一個新聞記者在拜訪他的時候，曾在他的公事房中見到這樣情形。就是有一個劇院的執事走進來和他商量星期六要公演的影片劇目。這職員把一個著名的影片的內容，向他報告完畢後，便請問道：「這個影片怎樣，能演嗎？」狄密克先生答道：「把這個丟開，用別的代表吧！」他又解釋道：「這個影片固然是個文學傑作，但我似乎覺得小孩子們不應當看牠的。」這個捨棄的影片是很貴的，然而他不計較這金錢上的損失，他寧可化兩個影片的錢，而選擇一個能用的，他絕不願孩子們看那不該看的東西。這種高尚的德行，比我國那以「十六歲孩童不得入場」為反宣傳的

影院老闆，豈不相去太遠嗎！

拉雜寫來已佔了不少篇幅，就此結束了吧。無論如何，我國兒童的幸福，實是可憐的很！要解決他們的娛樂的問題，自然還歸到設立兒童劇院和兒童電影院了。電影院是很好辦的，紙要在成人電影院中特開兒童場，精選適宜的影片就行了。至於兒童劇院則還是新創的建設，尙希戲劇界聖明有識的人物，試牠一試，劇本的取料，倒不缺乏，可以用中外的童話，小說，民間傳說，還有現成的兒童劇本，能够作表演的，這倒不必煩心牠的枯燥無味的，祇要演員肯熱心的在技術上研究，沒有不圓滿的事情了。

就是「舊劇」我覺得也可以選擇表演，小孩們對於舊劇的景仰我在這篇文字的開始已提到。這裏我還用一件事實證明牠，就是在新年舊年之間的一些日子，市場街頭有些叫賣「年畫」的，這五彩石印的畫兒，是小孩們最喜歡賞玩的。那年畫上的故事，很多是採取於舊劇的如「拿花蝴蝶」「八蜡廟」「大登殿」等；還有叫

做「小兒戲」的，那更是有意迎合小孩子們愛看戲扮戲的心裏了。這種書是將舊劇中的角兒，全畫上肥胖雪白的小孩子面孔和手足，如「雙搖會」「轅門斬子」「拿華雲龍」「翠屏山」等，從這裏看來，我們就能知道孩子們是對舊劇怎樣有興趣了。所以在舊劇裏，象那表示忠義憤發的武劇——「三國志列國志施公案」類的，及那「岳家莊」「三娘教子」「寶蓮燈」一類有娃娃生的，皆可表演，不過也許要酌量審定剪裁罷了。

這是一篇談「兒戲」的很長的東西，可是我是以很莊重的態度來講的，并不敢以兒戲出之；我希望大家注意這「兒戲」的問題也不要兒戲視之！那麼這「兒戲」成了真正「兒戲」的時候，則中國的小學教育的發展，同國家的光輝的使命，都利賴在這上面了！這還是個等閒的事情嗎！這還是個等閒的事情嗎？

（按）麻雀夫人所經理的「兒童星六早晨戲院」，從先我曾在凌霄先生主編「大公報」之「戲劇週刊」介紹過的。關於美國兒童劇院之情

形，近來搜得許多材料，在這裏做了一個詳細的敘述，很可以備留心我國戲劇的人們參考。凌霄先生從我那篇文字後面添了一個很好的尾巴，非常警醒，現在鄭重抄錄於後：『這的確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我國之社會，尚有大多數在「非科學的」生活中。為父母者輒喜帶小孩看戲（或電影）不問其有無興味，及所演者是否合於小孩之視聽也。小孩看戲，於無興趣不了解者非酣睡即吵鬧。如其智識足以了解者，則認真之程度，十倍於成人。故看帝王官僚之舊戲，足以灌輸封建思想。看偵探電影足以造就許多未來的綁票大家，可不慎乎？！』

二十三年二月四日·北平·

獨立評論

凌 霄
漢 閣

本文應當是「我與中國戲劇」的一節，那篇長文，本是預備把（1）觀劇（2）評劇（3）主編劇刊（4）參加劇事的實施，一一自述。因為本人觀劇四十餘年，評劇二十餘年，時間很長，經過很多，即以觀劇而論，鄉土派，都市派，海洋派，京朝派，我所得的印象，比較一般走馬看花隨便消遣的內外行先生們，都深刻周詳。只此一部分說來，話已很多，至於批評，編撰，計畫，實施，我不敢說都好都對，可是在這新舊京外雅俗糾葛不清的時期，思慮周而分類細，值得新舊兩方面共同參考，則亦頗堪自信，這其間的經過，當然亦很長。一章一回的寫去，還需要相當的時期，才能寫到「我與戲劇」的結論。但現在則感覺有將其中的筋節部分提前速寫之必要，因此別立一名曰「獨立評論」。

（一）

何以有
提前說
明之必
要？

何以要提前說明乎？

實不相瞞，我是早預備在所謂評劇界裏下野的了。尤其聽到梅蘭芳下野消息以後，我是屢次勸他下野的，不免怦然而心動，設想假若晚華返問一句你這個甚麼「評劇大家，戲劇大家」專家，名家，這家那家的為甚還不下野呢？我將何辭以對！

戲劇的情形是如此的混沌，社會各方面又如此的複雜！一心要想把「小道」升為「大道」，只怕「小道」終歸是「小道」了，一心要想把中國這點國貨，汰腐留良，化朽為神，對於「常笑中國人不能自用其長的」外國人尤其日本人爭口氣，但是准能爭得回來嗎？「扎空槍賣癩藥」，「掛羊頭賣狗肉」，是科學眼光中最不可堪之

刺激，但現在的年頭兒，似乎經濟面上都有掛個「秘傳」「京派」之必要，（其實亦不盡然，人家海派樣樣都幹出來，還是真不肯掛京招）——說到經濟，是大家要吃飯哪！你說本是「爲飯」，怎奈還有個非「金丹」不救急的情景，這又值得一部份的同情。今爲常識普及時代，只要有常識就不怕「專家」贖事，怕的是說良心話，求諒解。所以我怕海派不怕京派。但京派到無法的時候，也會說「無有法子」的，亦就只可相喻於無言。人類是感情的動物，誰能責備人家舍身殉道乎？

此指戲劇一方面的情形而言也。至於我個人一方面呢？在寫「我與中國戲劇」一篇的開首上已說過：雖然不知不覺已經與中國戲劇發生了甚深或相當的關係，可是因爲各人的主觀不同，很少能够知的清楚，因之我個人覺有說明之必要。但在說明之前，需要先把近幾十年來的寫談劇文字的狀況大概參考一下：

凡在報紙上寫關於戲劇一切之文字，其目的不外以下之數類：

（一）娛樂 看了戲來就寫篇觀劇記，寫在紙上的話就是觀衆一分子口裏的話。興之所至，筆亦隨之，十餘年前此類文字最多，但近來却日見其少了。更可以看出社會間之枯索了。

（二）利益 即寫文換取稿費是也。但鄙人主編各報劇刊以來，所有評劇界之老友投稿者從未有索要稿費之事，蓋投稿即是消遣也。

至於我個人，如說是爲娛樂，不錯，十餘年確乎常在戲園走走。近十來年，慢說是化錢看戲，就是不化錢的戲，我的精神興味，亦不耐久坐了。「娛樂」二字可算談不到了。利益一層，我現在自然還是賣文吃飯，但是我可賣的文字不下七八類。那一樣也能吃飯，那一樣也能換錢。並不一定非要拿戲稿換錢。

(三)名譽 是人都有個「認識慾」，古來逃不過的「名利」兩重關。雖然「貧夫殉財烈士殉名」，不無好名

太過之人，但如說人生能完全杜絕「名」的觀念，那也是欺人之談，就我個人所經歷者言，雖然對於「名」是有條件的，亦不能說，絕無「名」心，但是甚麼評劇家戲劇家的名號，別人替我加了著實不少，我也無須說受不受，領不領，但即使有樂乎此名的話，也樂的太久了。從十五六年前早就戴上這些帽子了。現在不敢說厭棄，可是一定要說還有甚麼戀戀？也實在無此必要了！

世事常是這樣。爲人與爲己總是相對的，能有幾個耶穌甘地呢？爲戲爲人爲己，全無所爲了。還幹些甚麼？所以我在去年夏秋之間就預備作退休之計，第一個原因是北方的戲劇因了本身和環境的關係已經破產，幹的人和談的人都沒有多大味兒。第二個是日本關的太厲害了，不但占了四省把河北變作邊牆，而且飛雞砲火一直威逼到平津，在五月二十那天，我車票都有朋友代我買好，上海的朋友並且預備歡迎，因爲買了票擠不上車去，就攔了一天，恰巧成立協定的消息傳來，才又中止了南下。如今回頭一想，真是死裏逃生，而且劫後古城一切現象又大非以前之比，社會經濟頹敗，甚麼營業都有些「黃色宣傳」，不擇手段了，在「吃飯要緊」的前題以下，是不忍認真同他們講是非的。因之愈發覺得無話可說。

爲此我決計把北方的事情一一結束，或者就此休息幾年或者到南方去換換空氣。藝術學院是去夏結束了，戲劇系停辦，我的中劇講席當然去職，同時劇學月刊的編輯職務亦經交卸，至於幾家報紙上劇談文字，以及在本刊做文之事，更無所謂必要必需，寫不寫均無關係。所以我自問一無掛礙，自由已極。

塘沽協定之後，南行一事既然未成事實，朋友們有的爲歷史關係，有的爲適應戲劇同好的需要，都還希望我繼續努力，最近本刊主編金梅廬先生很懇切地囑付我不能就此息手，至少須要成全幾種工作，方不負一

般的期待，他所已經指出的是：

中國戲劇在世界在現代究竟居於何等地位要得些結論。

中劇西演，西劇中演的問題，以及試驗方法怎樣最占優勢？而未登大雅的青黃戲曲究竟在文學上在藝術上應居何等地位？

這幾個問題都很扼要。梅廬特地提出責成在我身上，我亦不說那些感愧謙讓的套辭，亦不說甚麼「舍我其誰」的高論，只是旁皇著「還幹不幹？」如其必須再幹的話？那就需要兩個先決問題。

(一) 自己能否打起精神，恢復以前的拚命態度，

(二) 環境的牽掣，無謂的周旋能否置之不顧？

因為第一層的問題，最難預定，個人本是個病身子，這幾年所以能够強打精神，老實說得力於「戲劇的情調」之衛生法，這是我個人獨得的竅奧，也是戲劇自然的效率，這裏不須細論。但年歲總歸是不饒人的，隨便打哈哈的作品，不足以副同志們的雅命，且亦不是本人的意志。有系統有結論的作品，却需要相當的心思才力，萬一幹不動了，也是無法，此須預為聲明者——（這不止對於本刊，即對於上海天津北平各方面的老居停都有過同樣聲明的。）

第二層的問題，自然亦有相當的困難，但這種困難至多不過使我灰心不幹，好在我本不是「非幹不可」。隨時得到刺激，隨時可以向老板陳情下野，所以這一層倒也不成問題。

現在我可以首須聲明的，是：這一回強打精神雖不敢說準能幹出甚麼成績但是決定不取敷衍的態度，不用尺牘的語調。甚麼叫標榜恭維，感情聯絡，甚麼叫面子斡旋，一概不問。因為誰都知道，中國一切學術的

遲鈍混亂，停滯退化其病全在於粉飾世故，而不以真理為重。因之吾人，欲整理或研究一種事物，本來只需用三分氣力者，恒須多用七分以從事於辯駁周旋，其精神上之痛苦，有過於沙漠之行旅者百倍焉。所以，我在這裏需要借重幾位名流的前例作為防身的法寶——「獨立評論」

「獨立評論」——是近來北平出版界很有名的一種刊物，胡適之丁文江幾個人主幹的。它的特性以不受主觀牽制的精神，發表切實的批評，議論。至於內容體裁雖不能說字字無訛篇篇可取，却已經比較一般為最忠實的了。

戲劇界是否亦需要這樣的評論呢？我以為是亟需要的，尤其在這京，外，新，舊，老，少，各門各戶各是其是各非其非的時候，人人因為私誼感情所左右或個人利害或常識缺乏的混雜時代，很難見到「為批評而批評」的文字，或者對「人」立義，或者為「派」造理，把許多黃色眼鏡，遮蔽讀者固有的目光，可是現在的年頭兒，常識教育早已普及。三尺之童都能以「三W」尋根究底，「有例無理」是行不通的。「理附於各人的例」，亦是說不過去的。時至今日豈尚有閉關絕物以「有非那天就有」悍然自是之可能乎？今將「獨立評論」分說如下。

立 獨

「獨立而不倚強哉矯」之「獨立不倚」適合於西字 Independent 之正解。政治界經濟界有所謂司法獨立，會計獨立，都可以表徵獨立之意義。司法亦是政治組織之一種機能。本不能「獨立」於政府之外。但是職權獨立，不受行政之拘束，正所以維護行政之尊嚴，增加政治之效率。會計獨立，亦決不能向其所隸屬之機關，「宣告獨立」。所謂獨立者，重其權責，明其界畫，更於整個的機關之信用，有益云耳。

昔者馬二先生舉「三權鼎立」之前例，比評劇者爲司法，編劇者爲立法，演劇者爲行政。可謂提綱挈領，振聵發聵要言不煩。但我的意思尙有需要另加分析者。除評劇一項，定爲司法，可無疑義外，其編劇演劇均應屬於行政。編劇好比編製政策，預算議事日程的序目的秘書長，法制局長。演員好比袍笏登場的政務官國務員皆與立法無涉。

所謂立法者，非一個劇團一齣戲劇之事乃劇界一般公同應守之法則是也。凡劇班組織，戲場管理，戲劇導演以及服裝音樂，設備，角色一切有關全劇家共守之規律，演劇之程式皆屬焉。今劇界言龐語雜互相標榜互相菲薄動以「規矩」二字自居，因京派一規矩，土派一規矩，老派一規矩，新派一規矩。京中有京，老中有老，議論紛歧，令人不知所謂規矩究作何解？理其混亂，汰其朽腐，約爲簡要，以資共守，而爲改進之基礎，是之爲「立法」。

法庭所據以裁判是非，法律條文也。無律不能定案，乃人人所易知，法規不知何在，「規矩」懸於各京其京，各老其老者之口，而竟有無數之張長李短之劇評，而未見有注意於「規矩何在？」之一問，此亦一種奇突之現象也。去年曾與晦翁商酌起草法規，今後當撥冗草成之。在法規未定之前。惟有依據獨立之精神。平實之原則，以從事於批評，論著。絕對不能有所遷就。凡「一樣東西兩樣價」及「顏色由着他上」的事。皆痛絕之，今各舉例如左：

一樣東西不能兩樣價

(一)七禽孟獲的洋式跳舞，固然不是漢朝所應有。但關昆陽的印度兵說洋話喊洋操亦不能說是漢朝准有。說滑稽湊趣，都可原諒。說一個是外江胡鬧，一個是京式典型，則無此斷法，拾出兪毛包來，亦是「廢話！」

譚鑫培王瑤卿的武家坡既可以唱二音聯彈，三麻子高慶奎的八音聯彈麒麟童王靈珠的三音聯彈，亦當然不違法。漢班小翠喜的採花趕府一樣空中取花，無須特提路三寶。

顏色不能由著你上！

鄉土派的長板坡，甘糜二夫人只著藍帔，（或一藍一紅，）京朝派的二位密賽絲綉均著黃帔，未免太不爲其夫劉備留餘地！

鄉土班的霸王別姬。虞姬自刎一場只著黑褶子，梅大王著黃帔，當然是錯。

外班並非全無錯誤，好處就是不敢自居典型。京派不是沒有特長，毛病就在倚仗「當王者貴」。執法以繩，初非專於抑強扶弱，貴得其平而已。京外如是，其他新舊華洋，莫不如是。

評

評者平也。平實之言也。平其不平，納之軌道乃批評者所有事。且戲界各有其現實之牽制，端賴批評者以旁觀之地位，抒正誼之權威。大凡伶人以個人之便利，遺患於後人而生出公共之影響者論其責任恒不在伶人而在有批評權之談劇者。譚鑫培之「衫子老生」在其個人原是一種美術，俞毛包之「花臉武生」在其本身，亦有特殊成績。而流弊所極乃至音調則男女不分。脚色生淨混亂。伊等可以獨善其身，評劇者則不能爲人立義。故批評之人，最要之義，在立身於局外，而以目光深入局中。斷不可倚傍所謂「內行」門戶，以自炫異。曲者直之，隱者彰之，伶藝必以戲劇爲依歸。個人必受公共之限制，持衡秉鑑，酌量准情。立場既清，然後目標不亂。「評」之一字，取義在茲。

論

論者命也。有秩序有條理之言也。人羣有序曰「倫」，水流有序曰「淪」，絲織有序曰「綸」。行車有序曰「輪」。言語有序曰「論」。故論事論人，皆以有系統爲要義。系統的文字，非爲作者鋪張外表，乃以便讀者清楚了解。西人著述，以只成己名爲耻，以實益於人爲榮。故內容愈高深者其文字愈曉暢而近人

，或參以表式或附以圖解，凡可以有助於了解者，惟力是視。其心大公，其情誠摯。凡百學藝有進無退，職此之由。中國文字，向絀於說理。近自語體文興，科學方法進步，系統文字日多，宣闡之工具稍備。但敷衍篇幅，撐持形式詞費而意轉不明，往往有之。比之腐舊之文料派——（凡文字中喜炫一二冷字，或有意夾雜幾句古語。必須待人索解，以鳴自身之博者，皆為文料派，其本心不為人而為己）亦復勝過幾何？故言語貴有條理尤貴有熱感。

世界上一切的事物都有其性，有個性，有相互的關係，有各自的立場，研究一切的學藝，有公共的原則，亦有單獨的依據。戲劇只是學問藝術之一端。現在把「戲劇」暫行緩談，先說一般的共同的原則。人類有求知慾。「知」的基本條件，是要「客觀」，客觀是新興的名詞，但在舊時有些思想的人們，文字言論中亦常有見得到，說的出的，例如「超以象外，得其寰中」「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當局者迷，旁觀者清」「毋固，毋我」，「慎思明辨」等等都能透露著求知的見解，不過缺少科學的立名定義及分類細說罷了。按「客觀」就是先把自己的立場認清，無論觀察或研究何種事物，如其當真是為求得他的真相實質起見，則有三樣遮了眼睛，昏了頭腦的病患，必須注意。一是「作用」二是「物蔽」三是「感情」。

「作用」是把一種研究或批評或作為當作手段，而去達到另一種目的，聲東擊西，明修暗渡，別人看了，以為是如此，而實際上則如彼。故「作用」對於群眾或相手方應負一種欺騙隱蔽的責任。但「作用」不一定就是罪惡，因「手段」有時亦是很需要的。天下事不盡是走直綫可以成功，所以講究做事的人，不諱言「手段」，而以心之公私，事之輕重，為判斷之標準。不過要注意！研究或批評的人，卻絕對不許這樣，因為有了作用，便容易失去了真實的對象，迷惑了自己的立場。

「物蔽」是自己莫名其妙，而寄耳目於他人，古人，洋人，所依傍的門戶，或者因有利害關係而致失却固有的聰明，都是「求知者」之大戒。舊學者所謂「去障」，新學者所痛斥的「偶像崇拜」都是這個道理。作用是有意弄假去混淆旁人的耳目。物蔽是自己的知識不够或意志不强，受外方支配而迷了方向。

「感情」有的鬧「標勁兒」明明是黑的偏要說他是白，明明是好的偏要說他是壞。這種毛病，年齡幼稚，血氣旺或氣質粗的人最容易犯著。感情是自己的但有時亦能像身外的東西一樣，掩沒了固有的理智，朦蔽了天賦的聰明。對某人或某事某物發生了好感，確乎能覺得他是真好，更無運用理智探求真實之餘地，這是為感情所左右，與上說感情衝動者不同，而混亂是非，滅沒理智，則是一樣。人類的心靈，本涵著理智，意志，情感三大部分。人是感情的動物，感情不一定是壞東西，動感情亦不一定就是為非作歹。但在客觀的研究的立場上，亦是容牠不得。

這三樣病虫有時相互而至有時相因而生。人類生活於複雜的環境中，不能絕端的與牠們斷絕關係，如同人身上的微生物，雖極強壯的人亦不能說毫不沾染，不過有多少強弱之不同而已。我是個文場的勞動者，日常生活，不外乎記述批評，不論是政治是社會是文學是戲劇，總想一是一，二是二的去數說。丁是丁卯是卯的去評判，只因自己本是學科學的人而且不是廣義的科學，乃是嚴格的自然科學，物質學，所以把超然的觀察真實的分析，測驗，弄成惟一的嗜好。但人類的生活狀態，不是試驗室裏物質。到了不能不遷就環境或信任主觀的時候，亦只能「且自由他」，但至於精神所感到的痛苦，卻比任何物質犧牲都大了。不過，我相信我的信仰是不錯的，尤其是在這諸般混沌的過渡時代的中國。凡事要求進步，都非認清了真相不可。

卑人自寫筆鬻文以來，苟有一知半解，無不抱「貢獻主義」「忠實態度」差堪自信。尤其是關於戲劇之說明

，或參以圖解，或廣爲徵譬運筆力求其生動，修理不厭其周詳。舉「例」以明「理」，推「理」以證「例」，總期讀者得到便利。蓋吾人說話爲是使對方知吾所述之事或物也。屬文亦何獨不然。一個題目之下，必有其內容，此「內容」者吾知之，而更欲衆人知之，於是公表於世。一經刊載，即是讀者之公物。故吾人下筆之時，心目中只有兩個主人。（一）所欲說明之事物（二）所欲告知之讀者。一面立身於題目之下而盡其忠實，一面爲讀者設身處地而使之了解使之有興味。只要盡介紹傳宣之能事，便是作者無上之光榮。專家不專家，內行不內行，都不在話下。

獨立評論

四字細講起來，便是如此。「評」和「論」性質自然是不同的。「評」是批評別方面的是非優劣。「論」是由自己方面建議。但批評別方面的是非以後，當然要有自己意見聯帶而起，所以「評」之與「論」在作品中常是分不開的。

我的作品，在前十年是「評」居多，批評演戲的批評編戲的批評別人比較容易動人觀聽，當時不過路見不平，便想平他一平，卻因此得了些不虞之譽。如今想起來卻有些不周到的地方，而且感情用事，亦所不免。即如對於梅蘭芳差不多是有貶無褒，爲是他的勢力他的派頭，有風靡整個的劇界的惡影響，因之大黃芒稻的重劑便不由的針對病理而發。若按「生理」而論。則是不對的。梅蘭芳也有他的長處，（表情有熱感），於戲劇上如提倡崑劇，亦有相當的成績。一味攻擊，是不合理的。所以自從梅君對我說明事實困難，個人才力，環境限制，種種情形以後，我也不便從嚴責備了。不怕「說大話」就怕「說實話」。說了實話再不諒解，就不近人情。所以我最怕「說實話」的人。

那時在梅以外我也曾遇見過幾位內行朋友如馬連良等，他們若說徐某說的話不對是個外行，我就可以問

他，怎麼不對，怎麼外行？咱們說個三七念一，水落石出？怎奈他們一開口就說「對！」而且是從事實上對證出來，不是恭維「報界名流」「評劇大家」的面子話。所以只要一轉轉到現實要諒解的話，就不便求全了。

舊戲雖好，不能養衆？頭塊牌雖不合理，却能叫座。那又有甚麼法子呢？所以我自從乙丑年主編京報戲劇專刊，以及後來的大公報戲劇專刊，便不肯輕易批評現實的戲界，而只從原則上發揮，那就是由「評」而入於「論」的時期。

原則上發揮，並不是甚麼高深的學理，新奇的主義，紙上的空言不過把治病改作衛生的說法，狠平常的。只把五味調和的法子說明，自然無須一個一個的指說某家館子太鹹，某家飯店太甜。只定出個天秤法碼，誰家的八兩也不能混充一斤。如此既不致攻訐個人，亦不致掛一漏萬，而且按照戲劇專刊的性質亦非此不可。假使劇界程度當真增進了，那麼正好大家認清門路一齊走到軌道上去。

但是中國的事情是很難講的，因為不肯單獨指摘，倒顯得是一位理論家，換句話說就是戲劇技術上的大外行了。那就好比說：「五味調和，火候適宜」都是外行，只有指明甲家的鹹，乙家的辣，才是內行。在飯桌上品味的是外行，一定要到廚房裏端端勺子，掃掃地。說說「紅案」「白案」「沙子」「牲口」才是內行，於是使人感覺到「論」的作法，失之太老實了。貢獻點東西，代舊有劇藝剖明委曲。舊劇本，舊劇藝那些都是死東西。它們的確是無量數無名的英雄的心血才力的結晶，是中國的國粹。但是這些結晶，這些國粹，只是鹽吧，他不會向我表示感謝的。我雖然不要他們感激，但是我也決不能承認只是個紙上的理論者。自然我也不敢說紙上的東西，行之於台上，就沒有一些錯誤，但我決不認理論與事實可以畫為兩槪。

批評仍然是需要了。尤其是單指的批評。張家長李家短也許要說說罷，但是總不能有些許疑難的顧

慮。

(一)是批評要有對象。而現在苦於無對象。譬如「評劇」二字顧名思義，當然是「戲」為對象，那就要先問明了「戲」是甚麼？應該不是伶人吧？應該不是只為經濟而編而演的戲吧？一方面是「不為戲的戲」。一方面卻當作戲」來批評，這就牛頭不對馬嘴，此之謂無目的。

(二)偶然遇著些可以批評的戲齣，演員，或關於戲曲的著作不怕把它批評得體無完膚，已經承認了他的價值地位。批評者自己覺得對的起人了。受批評者亦認為滿意了，諒解了。但還有旁觀者的一方面呢？他不認為批評，認為「罵。」好像被批評者只有八兩，批評不著或不值批評的倒是一斤。這也是一件可怕的事，我個人經驗的不少了，爲了批評余叔岩，就會憑空出了一位言大藝員，據說是譚派真傳，我則從未留意到此位。而一般朋友，尤其是上海的朋友，只要這位藝員一到上海，就有人寫信給我，說他怎樣受人歡迎，譚氏絕藝，居然有了傳人。欣慰相告，像是我已經狠表同情。然而說了半天，他到底是誰呀？何以見得他就是譚派真傳，是真傳不是真傳，與我何干？真令人莫名其妙。後來我注意了，把此君與叔岩比較，我就只好推許余叔岩是伶聖了。譚派云乎哉。不怕無好貨只怕貨比貨此之謂也。但是批評的時候，一支筆寫不了各家的。那裏能夠處處抓住一個帶著一個，一個一個的比呢？於是說，甲貨成色欠佳的時候，不會提到的乙貨就可以算是足色紋銀了。

著作方面朋友們贈我的不少，請爲批評介紹的也不少。當然介紹是與批評聯帶的，在常識普及的國家社會裏都是如此。在中國社會裏卻難。陳彥衡的說譚唱譜，附有說明我認爲打破了一切乾板唱譜的紀錄，早想批評介紹一下，但是始終覺得未便下筆。因爲舊戲界的風氣，向來只有囫圇吞棗的抬出偶像，某人大家，某項

名著，與戲界的泰山北斗大王主席是一樣的現形。若是嚴格批評，只恐引起無常識之誤會，反而影響到他的銷路。但現在事實上已經證明他的這部書銷路殊不見佳。批評卻是很需要的了。我覺得此時若用批評的方式，去介紹一下，或者倒可以喚起一般的注意，不致於長此埋沒下去。

批評的難關可以分爲三層，「一」是對象有無批評之價值（二）對象的主人翁有無接受批評的誠意（三）是旁觀人有無了解批評的常識。

忠實的批評者，對於心所看重的東西，不怕只有一分長處，也是肯介紹的。世界上一切的進步都是一分的積起來的。無量數的心血，無數人的努力，點點滴滴，川流不息的工作著。批評家指出優劣，利用者舍短取長，去腐存粹，樣樣有了結晶，便成了璀璨莊嚴的現代世界，絕對沒有「拾出偶象就有符」的中國式的著作家。

可是爲了刻意顯露一分長，就難免糾舉那九分短。短處愈揭得足，長處愈表得明。所以批評者的態度，總不免於森冷，儘管心腸是熱的。

戲劇，戲曲，演劇，或著作，是否值得批評，第一要問「是否爲戲曲而工作？」換言之，即「是否戲劇爲目的？」如其曰「是」則「問當事者是否有受批評」的誠意？如其曰「有」則又須考量到第三者是否能了解批評者與受批評者之意義。三者俱備而後可以放膽批評。

我很感謝金梅廬先生。當民十六年間，我在大公報附刊上寫了一段關於程腔的評論。那篇文字裏把程腔的長處也說足了把他的美中不足的地方也顯露了。猶其程腔風靡劇界的流敝，表示甚大之不滿與嘆息。現在劇界連老生都在偷程腔且脚更不必提。胡琴之聲，洋洋盈耳，拉「洪洋洞」的「自那日」也會帶出「六月雪」的「

老婆婆」的曲折來。這樣的病象，在我那篇文字裏已經不幸而言中。梅廬把拙文列入霜杰集裏。我那時並不識梅廬，即玉霜亦不曾會過面。這是一方面不客氣一方面受批評的鐵板證據。最近梅廬玉霜都狠諄切的告訴我：你還是要批評，批評戲劇，批評程硯秋，批評金梅廬。中國戲劇的興廢，就看批評者的起勁不起勁。這些話都使我興奮，都使我欣慰。但是我仍不能不顧慮到第三方面。稍許說了一點長處？……「捧嗎！」及至寫到短處？……「罵啦！」一片「不知所云」的聲浪，在我批評「譚鑫培」批評梅蘭芳的時候都經驗過。

甲子年我在小京報上做過很長的一篇「譚鑫培」以唱工為第一部，嗓音，咬字，行腔，得力，取巧，一層一層的說下去，自然先開揚他的長處，老譚的優點很多，所以說的好話，也當然要多些。一連寫了半個月的長處了不得了！一家報紙上居然有要捧就捧活人不要捧死人！「下以警告。及至說到老譚的短處，不好了！有個先生居然當面問到我：你是多大年紀的老頭子敢批評譚老板的短處！這，使我們知道批評角色要先分各色「髻口」。

梅蘭芳，和梅的朋友，有的把劇本曲譜給我看，有的請介紹批評。看了批評了。後來一個朋友對我說，還是不批評的是，因為梅蘭芳的短處沒說完，已經有人自居於「優勝者」，說是甚麼青衣正宗啊。那，我那裏理會到這些。

這些都是困難。欲求滅此困難，只有一個法子，就是抄襲上海論語半月刊的口號：

「不批評我們所看不起的人」。

每一星期都把這一句冠於篇首。好傲慢的口氣！然而不能說他們錯，在這樣社會中，實在需要著一種傲慢的態度只要不是酸做空做就只管做！

汪容甫是個狂人他說同時的才士通者三人，不通者三人。有個人問他：像我這樣怎麼樣呢？他笑說：你不在不通之列。這位先生樂了，他以為「不在不通之列」當然就是在「通」之列了。然後汪先生漫漫的說：你再讀書三十年，可以够上不通矣。這是才子口吻，固然不能與批評者同年而語，但是其間的層序卻煞有科學分析的風味。

我現在不學他們幽默家的口吻，卻很願意仿照他們的意致。把口氣改平和一些，成爲以下的口號：

「承認爲賢者而後責備之」

意思也可以明白了。但終覺得沒有他們的句子有力。

此外，我還要聲明者。在我從前主編本刊時曾經依照梁任公主幹庸言雜誌的成例宣言：

「對於自己著作之文字負絕對之責任，對於本所同仁之文字負相對之責任。對於外間投稿負登載之責任」。

因爲梁任公的宣言，很要緊。說的很清楚，可稱融洽分明。現在只做本刊的撰述員一份子，當然無所謂聯帶負責。卻適用他自撰的學術史上的聲明：

只對自己的文字負責，此外無論任何至親密友之言論著作，一概不負責任。

這是很坦白很合理的，除非兩人商同了做的或是兩人合作的，那當然就有兩人共同署名。既然各署名當然各負各責。至於我的文字當然也很歡迎旁人批評，但接受批評的方法，自有斟酌。福特字典的「然」「否」二字，墨索里尼的「點頭」「揮手」，簡捷了當，或許認爲適用。

行文的方式口氣絕對不受批評，無所謂文言白話，只以便於讀者之了解爲目的。無所謂謙卑傲慢，只以

明快真切爲標準。

直接告述之 You-form。即以「你」字領起之有力句法，向只見於廣告文中，近自新文學興，文學家亦用之。警策生動，最作以表現作者直接讀者熱感，我認爲適用。

文中遇有人名稱號，取其比較爲讀者所習知者。例如，「玉霜移主」「程玉霜」「程硯秋」同是一人。稱「玉霜移主」是文雅式。稱「程玉霜」是友誼式。「程硯秋」則是公表式。社會上多數是「程硯秋」三字比較熟悉，寫文爲讀者便利，觀聽愈接近讀者之心目者愈爲合例。胡適之所創之「先生格調」，自是謙謙君子，卻有些近於「尺牘體」梁任公學術史中不論何人皆直呼其名，或衆所共悉之稱號，可法也。

卑人以後自己作物之署名。關於司法，立法者署歷史最久之「凌霄漢閣」。其他作品，隨時另酌。

除了「獨立評論」之外我還預備兩種文字：

(一)是「因緣說法」那就是佛氏以「大覺」普渡之意。凡戲業中人。談劇者等等都設身處地，代爲說法，說利害不說是非。說智慧不說道德。因爲有許多人不但不知道爲公，並且不知道爲私。能够知道真正的自私自利？已竟有了進步了。這類文字打算署名「大士」。

(二)是「化身說法」。說程長庚就署名「程長庚」說沙士比亞就署名「沙士比亞」。因爲已竟有許多的當事人對我說過，比他們自己所知道的自己「要清楚些。因之我覺得這個方式，是可以採用的。

昭代簫韶之三種脚本

周志輔

昭代簫韶之三種脚本

昭代簫韶演楊繼業父子戰遼兵故事 自遼兵入寇起 至蕭后降宋止 凡十本 每本二十四齣 都凡二百四十齣 嘉慶時內府刻本 硃墨套印 至道光年間 由昇平署排演兩次 一在道光十七年 一在道光二十五年 其時宮中演戲 全尙崑腔搬演此類大戲 並非甚難 後於咸豐八九年間 又曾一度排演 文宗頗嗜戲曲 而其后那拉氏（卽同光兩朝之慈禧太后）尤甚 至光緒親政後 慈禧太后日以觀劇自娛 不惟盡取都中名伶供奉內庭 且使本宮當差太監多數練習登台 此項內監不隸昇平署 而別名曰本家 至光緒二十四年戊戌 又取舊日之昭代簫韶翻成皮黃 由昇平署內學太監與外傳伶人合唱 全按舊本次序 但略加刪節 隨翻隨唱 每次只唱一本 每本至多四齣 少者祇一齣 與舊日本數齣數大相逕庭 已翻至舊本第七本第三

齣 而新本則為第四十本 歷時經兩年之久但第四十本止一齣 且僅排而未演 卽
遇聯軍禍作而中輟 已演之三十九本 共一百二十一齣 今將所翻皮黃本與原來崑
曲本之目錄抄錄對照於後

崑 昭代簫韶

- 第一本 第一齣 萬國春臺同兆庶
- 第二齣 三霄帝座拱星辰
- 第三齣 集鵬班議防邊釁
- 第四齣 聯鴈序訓守家箴
- 第五齣 圍合龍沙馳萬騎
- 第六齣 檄傳鴈塞寇三邊
- 第七齣 潘楊讐隙於斯始
- 第八齣 遼宋干戈自此興
- 第九齣 報私讐權臣竊柄
- 第十齣 申天討御駕親征

皮 昭代簫韶

- 第一本 第一齣 太宗朝議
- 第二齣 蕭后打圍
- 第三齣 遼將寇邊
- 第四齣 奏請伐遼
- 第二本 第一齣 太宗親征

第二本

- 第十一齣 無敵威名驚北塞
- 第十二齣 如神妙算贊中樞
- 第十三齣 振先聲龍驤虎賁
- 第十四齣 合勁旅鯨奮豨張
- 第十五齣 宋帥嫉功縱強敵
- 第十五齣 遼師奮勇困堅城
- 第十七齣 臣解君憂退虎旅
- 第十八齣 子承父志假龍袍
- 第十九齣 好弟兄全忠死義
- 第二十齣 賢父子扈駕回鑾
- 第二十一齣 明薦暗謀圖雪怨
- 第二十二齣 褒封進秩爲酬勞
- 第二十三齣 舉監軍護持良將
- 第二十四齣 驅健卒襲取雄關
- 第一齣 慕少年絲蘿誤結

第五本

- 第二齣 威赫遼邦
- 第三齣 議取東易
- 第四齣 擒將據州
- 第一齣 蕭邦赴援
- 第二齣 德昭遺將 仁美 姪功
- 第三齣 解圍反困
- 第一齣 父子勤王
- 第二齣 君臣定計
- 第三齣 喬粧議和
- 第四齣 分兵追襲
- 第一齣 蕭后招婿

第二齣 救老將兄弟連擒

第三齣 面真同謀傾勇將

第四齣 糧假絕計撤監軍

第五齣 劫宋寨欣得王強

第六齣 投遼邦先圖繼業

第七齣 難挽回黑心元帥

第八齣 苦逼迫赤膽先鋒

第九齣 單鎗闖寨思全孝

第十齣 萬箭攢身先盡忠

第十一齣 慕義孤軍甘捨命

第十二齣 抒忠烈將願捐軀

第十三齣 突絕谷將死兵傷

第十四齣 求救軍父圍弟歿

第十五齣 頭觸碑欵心未泯

第十六齣 屍埋地冷淚難乾

第二齣 計陷呼延

第三齣 冒希劫營

第四齣 踹奪宋營

第一齣 蕭后設伏

第二齣 激將遭困

第三齣 求救闖圍

第四齣 箭射七郎

第一齣 義感羣心

第二齣 懷浦抒忠

第三齣 分兵突谷

第四齣 楊景得信

第一齣 撞碑失忠

第二齣 埋親中箭

第八本

第一齣

撞碑失忠

第二齣

埋親中箭

第十七回 避世兄勇氣猶存

第十八回 埋名婿苦情漫述

第十九回 獻謀刺臂期傾宋

第二十回 聞檄回軍急援幽

第二十一回 詳夢境憂疑莫釋

第二十二回 宿郵亭性命幾戕

第二十三回 楊景渡頭遭暗算

第二十四回 瓊娥陣上展雄威

第三本 第一回 暗偷營瓊娥計出

第二回 明對陣廷讓軍殘

第三回 巧寫狀借劍殺人

第四回 莽劫糧因風放火

第五回 見慈母言隨淚下

第六回 擊冤鼓聲竭心摧

第七回 滾釘難洗孤兒血

第三回 王強獻計

第四回 瓊娥會戰

第九本 第一回 瓊娥劫營

第十一本 第一回 廷讓敗逃

第九本 第二回 代寫冤狀

第十二本 第三回 羣英劫糧

第九本 第三回 擊鼓伸冤

第四回 逼滾釘板

第八齣 持節先勞聖主心

第九齣 不量力失機遷怒

第十齣 懷私忿斬將示威

第十一齣 賺兵符奸邪拘執

第十二齣 賣國法狼狽資緣

第十三齣 假虎威不分鱧鯉

第十四齣 懼獅吼強納金珠

第十五齣 舉金鞭義除貪酷

第十六齣 定鐵案罪著奸雄

第十七齣 冥主拘魂聚差鬼

第十八齣 賢王執法諫明君

第十九齣 四惡雖除繼二佞

第二十齣 一官暫授守三關

第二十一齣 殘兵聚虎豹潛藏

第二十二齣 義旅伸鷓鴣並獲

第十本 第一齣 密諭賞邊

第二齣 仁美失機

第三齣 屈斬黃龍

第四齣 賺印扭解

第十一本 第二齣 潘虎求救

第三齣 顧親枉法

第四齣 韓連納賄

第十二本 第一齣 鞭斃貪婪

第二齣 大審奸黨

第十三本 第一齣 森羅發票

第二齣 廷諍除奸

第三齣 欽斬四惡

第四齣 楊景授職

第十四本 第一齣 奸撥殘兵

第二齣 爭劫仁美

第二十三齣 山寨復讐開勁弩

第二十四齣 泉臺捉鬼擲鋼叉

第四本 第一齣 射馬初擒雖被縛

第二齣 墜坑再獲未輸心

第三齣 擒虎將義結金蘭

第四齣 失龍駒奸施讒譖

第五齣 連雁心同歸虎帳

第六齣 獻魚膽壯探龍潭

第七齣 識名將順夫成績

第八齣 藥良驥背母行權

第九齣 賺來騏驎排兄難

第十齣 逐退能巖解弟危

第十一齣 能料敵終墮詭謀

第十二齣 敢突圍始稱忠勇

第十三齣 勁旅圍一籌莫展

第三齣 箭攢潘虎

第十五本 第一齣 九鬼對叉

第十六本 第一齣 一擒孟良

第二齣 二擒再釋

第三齣 三擒伏良

第十七本 第一齣 王強讚景

第二齣 嘉山結盟

第十八本 第一齣 冒名進魚

第二齣 剖露真情

第三齣 施藥病馬

第四齣 智賺驕驕

第五齣 中途截救

第十九本 第一齣 誑困六郎

第二齣 孟良突圍

第三齣 截擾困城

第十四齣 禪心定五戒難開

第十五齣 勘惡鬼北岳施刑

第十六齣 盜追風南宮縱火

第十七齣 巧易名駒馳萬里

第十八齣 迅飛禪杖解重圍

第十九齣 舌下風雷禱賊魄

第二十齣 眼前褒貶快人心

第二十一齣 試驪驪衝途計險

第二十二齣 傾梁棟掃穴謀深

第二十三齣 天波樓無端被拆

第二十四齣 森羅殿有案奚逃

第五本

第一齣 離寨難違慈母命

第二齣 還京恰墮佞臣謀

第三齣 金吾府魚腸洩憤

第四齣 雲陽市虎口餘生

第二十本 第一齣 盜千里風

第二齣 換萬里雲

第三齣 連解雙圍

第二十一本 第一齣 北岳勘奸

第二齣 罵奸起釁

第三齣 奏試驪驪

第二十二本 第一齣 計傾楊府

第二齣 拆天波樓

第三齣 森羅彰報

第二十三本 第一齣 私下三關

第二齣 私行事洩

第三齣 誅奸洩憤
第四齣 貽禍被拿

第二十四本 第一齣 法場餘生

第五齣 聖主憐才肆赦宥
 第六齣 頑民漁色逞強梁
 第七齣 奮雄心揮刀誅賊
 第八齣 施毒計易字傾賢
 第九齣 獻私劄喪恥忘廉
 第十齣 解反詩奇冤極枉
 第十一齣 重義輕身甘入地
 第十二齣 歸朝函首巧瞞天
 第十三齣 計退三城傾宋社
 第十四齣 書搜一紙証奸謀
 第十五齣 恨粗心書歸賊手
 第十六齣 遭惡計刑及親身
 第十七齣 陳諫不從遙扈蹕
 第十八齣 受降有變急回鑾
 第十九齣 強食言遼人肆志

第二齣 仁君恩宥
 第三齣 強梁奪艷
 第四齣 開董家林
 第二十五本 第二齣 首楊郡馬
 第三齣 羣英失散
 第四齣 解詩賜死
 第二十六本 第一齣 賢王嘆景
 第二齣 金階覆旨
 第二十五本 第一齣 計建降台
 第二十七本 第一齣 暗護鑾輿
 第二齣 受降生變
 第二十八本 第一齣 兵困魏府

第二十齣 圖報國俠士同心

第二十一齣 救國患重效馳驅

第二十二齣 捉奸魂明彰報應

第二十三齣 旌旗壁壘羣雄會

第二十四齣 龍虎風雲大武昭

第六本 第一齣 奮雄威三城連克

第二齣 摧勁敵萬騎齊奔

第三齣 逢勇將難圖後舉

第四齣 借強兵思復前讐

第五齣 一函寶冊由天賜

第六齣 五國雄兵匝地陳

第七齣 榜始懸妖仙應召

第八齣 陣初佈番帥排兵

第九齣 示圖有意驕讐國

第十齣 探陣無心遇至親

第二齣 鄧州訪贊

第三齣 汝州召景

第二十九本 第一齣 活捉祖忠

第二齣 會合勤王

第三齣 天威赫遼

第三十本 第一齣 大破遼兵

第三齣 五國應援

第二齣 椿岩揭榜

第三十一本 第一齣 得圖探陣

第二齣 二探天門

第七本	第一齣	建大纛奮起雄師
	第二十四齣	天心消劫降真仙
	第二十三齣	寶器順時歸幼主
	第二十二齣	仙圓雙璧訂良緣
	第二十一齣	地現九環耀神武
	第二十齣	乘雲馭招婿下山
	第十九齣	奮軍威救夫闖帳
	第十八齣	達嚴令宗保忤親
	第十七齣	絕歸途孟良縱火
	第十六齣	結良緣老嫗主婚
	第十五齣	仗神術英雄被縛
	第十四齣	仙馭降起死回生
	第十三齣	陣圖全驚心駭目
	第十二齣	通消息月下喬裝
	第十一齣	併勝負陣前決戰

第三十二本	第一齣	玉娥鬪法
第三十三本	第一齣	素真報信
	第二齣	三探天門
	第三齣	任仙濟景
第三十四本	第一齣	桂英擒保
第三十五本	十一齣	木寨招親
	第二齣	焚寨賺降
第三十六本	第一齣	轅門斬子
	第二齣	桂英闖帳
第三十七本	第一齣	剪梅下山
	第二齣	神鋒耀武
	第三齣	宗顯訂姻
	第四齣	收取神鋒
第三十八本	第一齣	鍾離輔宋
	第二齣	祭纛興師

第二齣 舉神刀劈開金鎖

第三十九本 第一齣 破金鎖陣

第三齣 九環被攝因貪績

第四十本 第一齣 攝九環錄

在此崑亂兩種脚本之外 余又藏有皮黃昭代簫韶一種 亦係內庭散出者 祇有五本 完全與崑曲本回目相吻合 除第一本首二齣未翻 其餘自第三齣集鵷班議防邊釁起 逐齣翻成皮黃 至第五本第十一齣重義輕身甘入地為止 共一百零五齣 應有盡有 毫無偷減 與前所記昇平署演者大異 此則為當日本家所排演 而不屬於昇平署範圍者也

內庭演戲 例有差事檔登記每日戲碼及時刻人名 均極詳晰 其排戲則有日記檔記之 在光緒二十四年排演昭代簫韶時 最初數次會同日演兩次昭代簫韶 而上書本字或府字以別之 本字即指本家 府字即指昇平署舊日名稱南府而言 有時所演本數不同 有時竟演同本 可知絕非同一詞句 其時昇平署所演即係一百二十一齣本 而本家所演則係一百零五齣本也 其證有二(一)一百二十一齣本 每本齣數不多 故一日可演一本 為時有限 若一百零五齣本 則全照崑曲本之齣數 一本必分作數日演之 方能竣事 且所佔時間亦長 今觀當時戲目 如昇平署所演第二本只一日 且費時只五刻 本家所演第二本則為三日 共費時二十八刻 (注一)此其証

一也(二)一百二十一齣本共四十本 恰符光緒二十四年至二十六年昇平署檔上所記搬演之本數 (參看拙著之清昇平署存檔事例漫抄) 其第四十本雖未經露演 然在光緒二十六年日記檔曾有唱站之記載 則固已加以排練矣 (注二)至本家所演 按差事檔所載 甫及二本而止 後此即未見 大約翻至五本 而排演者止三本 此其證二也

(注一)

六月十五日福壽班頤樂殿伺候戲 已初三刻開 戌初畢

府頭 昭代簫韶 前四齣 五刻

(第三齣) 本 昭代簫韶 六刻五

二十五日四喜班寧壽宮伺候戲 辰正一刻五分開 酉正三刻畢

(第六齣) 本 昭代簫韶 七刻十

(第十齣) 府 昭代簫韶 五刻十

七月十五日福壽班純一齋伺候戲 午初一刻十開 戌初一刻五畢

(第三齣) 本 昭代簫韶 八刻

(第五齣) 府 昭代簫韶 五刻

十九日寶勝和班頤樂殿伺候戲 已初五分開
戌初一刻五分畢

(第三齣) 本二 昭代簫韶 十刻

八月初三日義順和班頤樂殿伺候戲 已正五分開
戌正二刻五分畢

(第二齣) 本二 昭代簫韶 十刻

(第六齣) 府三
本三 昭代簫韶 四齣
四刻

九月初九日四喜班純一齋伺候戲 已初三刻五分開
酉初二刻五分畢

(第四齣) 本三 昭代簫韶 五刻

(光緒二十五年差事檔)

(注二)

五月十七日早學先唱後站

四十本昭代簫韶 (光緒二十六年日記檔)

余又詢之舊日慈禧太后本宮內監中曾列名於本家者 據其所目觀慈禧太后當日翻製皮黃本昭代簫韶時之情況 係將太醫院如意館中稍知文理之人 全數宣至便殿 分班跪於殿中 由太后取崑曲原本逐齣講解指示 諸人分記詞句 退後大家就所記憶拚湊成文 加以煊染 再呈進定稿 交由本家排演 卽此一百零五齣之脚本也 故

此一百零五齣本可以稱為慈禧太后御製。其所以未能翻完之故。大約戊戌政變以還。又出而聽政。遂無暇及此矣。茲擇崑曲第二本第十五齣頭觸碑欵心未泯全文錄出。與兩種皮黃本之詞句相對照。以資比較。又民間亦有托兆碰碑一戲。係出自全本楊家將。今一百零五齣本收入其詞句不少。當然出於慈禧太后之意旨。可見其對於民間俗曲嗜好之深矣。

一 崑曲 昭代簫韶

第二本 第十五齣 頭觸碑欵心未泯 江陽韻

雜扮遼兵各戴額勒特帽穿外番衣持兵器雜扮遼將各戴盔襯狐尾雉翎穿打仗甲持兵器引雜扮蕭天佑耶律博郭濟蕭金彪耶律學古耶律葛魯耶律希達耶律休格各戴外國帽狐尾雉翎繫靠持兵器全從上場門上全唱

越調 正曲 水底魚兒 無敵豪強 韻 英鋒不可防 韻 單刀匹馬 句合 惡虎逐羣羊 韻 惡虎逐羣羊

疊耶律休格白 列位將軍我等困住繼業父子在陳家谷內豈料俱被走脫娘娘知道獲罪非

輕怎麼好 蕭天佑蕭天佑白 韓元帥等已追往狼牙村去了我等快快前去協同擒捉庶免罪

戾 衆全白 說得有理快些追上前去 全唱

又一體 西谷疎防 韻 我兵反受傷 韻 速追莫逗 句合 縱走罪難當 韻 縱走罪難當 疊全從下場

門下外扮楊繼業戴金貂紫靠持九環金刀從上場門上唱

雙調 鎖南枝 雄心怒句恨滿腔 韻 一身轉戰將萬騎攬 韻 心念聖恩深 句 便作厲鬼不敢忘

韻白 我雖逃出陳家谷 指望從狼牙村 遶兩狼山而走 爭奈遼兵緊緊追來 救兵又不至 作

仰歎科白 是吾死期至矣 雜扮勇士各戴馬夫巾穿勇字衣繫轡帶持兵器雜扮將官各戴馬夫巾紫額穿打仗

甲持兵器作狼狽狀從上場門急上白 令公追兵無數的來了 雜扮遼兵各戴額勒特帽穿外番衣持兵器雜

扮遼將各戴盔襯狐尾雉翎穿打仗甲持兵器引蕭達蘭劉子喻耶律迪尼祥袞特爾格伊勒金耶律色珍各戴外國

帽狐尾雉翎紫靠持兵器淨扮韓德讓戴外國帽狐尾雉翎紫靠背令旗持鎗從上場門衝上戰科遼兵持弓箭遼將

引蕭天佑耶律博郭濟蕭金彪耶律學古耶律希達耶律休格從兩場門追上助戰科遼兵作射楊繼業復作

困戰科楊繼業等從下場門下韓德讓白 列位繼業身上之箭那個教射的 耶律休格白 是俺令衆人射

的 韓德讓白 太后娘娘不教放冷箭傷他 萬一射死豈不違令了麼 耶律休格白 倘然被他走脫

取罪尤其重了 依我不論死活擒他獻功罷 衆白 這話也說得是 韓德讓白 既如此 俺們見機

而行便了 全唱合 欲其生 句 不如欲其亡 韻 偷脫逃 句 難回帳 韻 從下場門下 勇士將官攔楊繼業

帶箭從上場門上 勇士將官白 不好了 好容易逃出陳家谷 指望得生 如今又被重兵圍繞 人馬

只剩四五百 如何抵敵 楊繼業白 不妨有我 一身能攬萬軍 勇士將官白 你渾身是箭 如何還能

爭戰 楊繼業白 幸而鎧甲重重 不致傷重 你們將我身上之箭拔去 勇士將官白 拔箭容易 只

恐令公年邁疼痛難熬 楊繼業白不妨勇士虛白作拔箭科楊繼業作咬牙忍痛科勇士將官白令公不妨事麼楊繼業作恨氣科唱

又一體 我心如鐵 句身似鋼 韻忠肝義膽烈志腸 韻正氣透雲高 句丹心貫日朗 韻耶律色珍

耶律休格從上場門上戰科耶律色珍耶律休格白 繼業還不投降楊繼業白休得多言看刀作合戰科遼

兵耶律色珍耶律休格敗科從下場門下勇士將官追下耶律迪尼伊勒金全從上場門上白不知死活的匹夫

還不歸降麼 楊繼業白無名小卒何敢猖狂斬你驢頭以警衆心看刀 戰科作斬耶律迪尼伊勒

金科耶律學古蕭金彪劉子喻蕭達蘭從上場門追上白你這老匹夫到此地位還不束手歸降尙敢斬

俺兩員上將待俺們將你立爲齏粉 作戰科全從下場門下耶律希達從上場門上白呀你看楊繼業

馬上威風無人可擋待俺將他坐騎射死看他有何本領射人先射馬擒賊必擒王從下場門

下韓德讓等追楊繼業等從兩場門上交戰圍困科全從下場門下楊繼業等從上場門急上作四望科楊繼業白列

位嗟可憐一萬人馬只剩二百餘人如何敵得過他十萬之衆吾今必死汝等各有父母妻

子在家快快逃生休要來顧我滾白我今身被重傷勢孤力盡汝等上有父母下有妻兒早

早逃回還報天子與我同死沙場無益於事了列位 唱合快逃生 句還汴梁 韻少遲延 句全

軍喪 韻勇士將官作感憤科白令公你說那里話來我等感激令公寬仁待下情愿同死一處決

無異志 楊繼業作感激科白老夫何德何仁蒙列位如此不棄老夫就死在九泉之下也感激

列位也作下馬跪科衆即扶科白令公請起遼兵遼將韓德讓耶律色珍耶律休格耶律博郭濟蕭達蘭從上場

門上勇士將官白快上馬楊繼業作上馬戰科遼兵遼將作追勇士將官從下場門下耶律希達執弓箭從上場門

暗上白看箭作射楊繼業跌地科韓德讓白楊繼業你今番那里走衆欲擒科楊繼業作起揮刀叱科白誰

敢近前你們道俺無馬不能步戰偏要斬盡爾等以雪吾恨看刀作戰科蕭天佑蕭天佐祥袞特爾

格劉子喻耶律學古從上場門上助戰科楊繼業從下場門敗下衆追下場上設山石隱立李陵碑科遼兵遼將勇士

將官從上場門上戰科從下場門下楊繼業從上場門上白罷了噫罷了不想太原老將楊無敵忠於聖

上半世作恨科白今日被奸賊潘仁美王銑等害死唱

又一體俺蒙知遇句報聖皇韻疆場戮力堅志剛韻仁美報私讐句又逢王米二奸黨韻蕭金

彪從上場門上白那里走楊繼業白看刀作斬蕭金彪科耶律曷魯從上場門上叱科白老匹夫你又殺俺

金將軍膽大包天俺來擒你戰科耶律曷魯從下場門敗下楊繼業白蒼天噫蒼天上遇我厚惟期

伐遼捍邊以報而反爲奸臣所迫以致王師敗績有何面目求活也雜扮土地戴巾穿土地氈執拂

塵雜扮山神戴盔穿鎧執斧從上場門暗上內吶喊楊繼業作望科白呀你看人馬漫山遍野圍來倘若

被擒辱莫大焉不免尋個幽僻之處自盡了罷作四顧見碑科白李陵碑作唾科白漢李陵不忠

於國也配立碑在此作歎科白楊繼業噴楊繼業你生受奸黨之害臨死又逢奸佞之碑作恨

科白就將此碑觸倒便了聖上滾白非是老臣不能竭力報國無奈臣今受困三朝筋力已

盡今生今世不能報答深恩了聖上 唱合臣被擒 句玷朝堂韻 自戕身句全名望韻內吶喊

科楊繼業作狠決科白也罷 作撞碑死倒地科內奏樂雜扮雲使各戴雲馬夫巾穿雲衣紫雲肚囊持彩雲從兩場

門上遶場科小生扮金童戴線髮紫金冠穿藍紫絲繡執旛小旦扮玉女戴過梁額仙姑巾穿藍紫絲繡執旛末扮賀懷浦生扮楊泰楊徽楊高淨扮楊希各戴紫紅盔穿蟒束帶楊泰楊徽捧紫紅金貂蟒帶全乘大雲板從天井下至壽

臺賀懷浦白令公請了 楊泰楊徽楊高楊希跪科白 爹爹孩兒們奉玉帝勅旨特來迎接爹爹 楊繼

業作恨氣奮起科白俺誓必掃蕩逆遼削除奸黨此心方已你們且去不必管我 欲行賀懷浦攔科

白令公且按捺怨氣報應循環自有天庭作主請快去朝見玉帝一同陳訴冤情便了 楊繼

業作會悟科楊泰等白請爹爹更衣作與楊繼業更衣山神土地作取金刀槓從下場門下楊繼業等全上大雲板

起至半空科雲使作遶場退從下場門暫下勇士將官從上場門急上白 圍困甚緊令公也不知道那里去

了作尋找科白 令公令公尋至碑下作見驚科白呀可憐老令公觸碑死了作慟哭科白你老人家等

一等我們隨你來也 遼兵遼將韓德讓衆大將等從兩場門上作圍科勇士將官作觸碑自刎被殺等科從兩場

門隱下耶律色珍耶律休格等白原來楊繼業自盡在碑下了韓德讓白過來屍首且不可毀傷我等

山後駐紮聲息傳入宋營楊景等必來收屍俺們一併剪除豈不是好 衆白說得有理 全歎

科白 楊繼業頃楊繼業你覆沒全軍戰力摧狼牙村裏馬難回李陵碑下成君節千古行人

爲感哀 全從下場門下隨撤碑科內作風聲雲使從上場門作圍裏勇士將官戴魂帕上遶場作見楊繼業科金童

玉女作揚旛招引科全唱

慶餘 祥雲簇擁三垣上韻到青霄胸襟豁朗韻試看取忠君自有天獎 韻揚繼業等乘大雲板從天
井上雲使團勇士將官從兩場門下

(未完)

琵琶譜錄

曹心泉口述
邵茗生筆記

琵琶聲譜，曩昔各地流傳，至為繁夥，要以直隸浙江兩省所創製者為大宗。滄桑幾變，迄

今泰半散失，知音者少。爰就心泉幼曾習者，拉雜記出，以備音樂家之採用云爾。心泉記

第一篇 直隸省流傳聲譜

〔正板〕 四上合四上工尺尺 合合六 凡凡六 工尺上合 工四上上尺上合 合上 合一 合上上合 工四

上上尺上上 四上尺上四合合 六六凡凡六尺上 四上合六尺合六 工工尺上尺工合 四上尺上四合合

一六合六合凡尺尺凡合六 合凡尺尺凡合六 六六凡凡六工尺上 合上上合四上工尺尺 四上尺一尺上 合

上上合四合六 六工尺工 合六工尺上

〔素串〕 合四合四合六尺 合工合工合六上 工四上工尺上 上五六五上尺上 六合一上凡尺上合 一上尺

凡尺上一合合 六凡六凡六尺尺上 四上合六尺合 凡工凡合合 尺一上一上尺凡尺上一合合 一六合六合

凡尺尺凡合合 合凡尺尺凡合合一合凡尺上 一尺上上 一上一上一上尺尺一六一上凡尺上上 一上一合合

合六尺 合六尺上 俱用上一字

〔懶梳粧〕 上尺凡 尺凡尺上一上尺 上尺凡 尺凡尺上一尺上上 一上尺凡一尺上上

一上尺凡尺上一上尺上一合合一合六合凡六六凡六 尺凡尺上一上尺尺 凡凡尺尺凡合合 一上尺

上一合合 六凡尺凡尺凡六 六凡尺凡一上尺 一尺上一六凡上 上尺凡一尺凡尺上一上尺尺 上尺凡一尺

凡尺上一尺上一上一上合一合六尺 合六尺上 俱用上一字

〔鳳求凰〕 四上四合工 合四上 尺六一工尺上工尺 六尺工尺上四 上上 上四上上 上四上上 上工

尺工尺上四 仕尺任工一六 尺工尺上四上合合一五 六五六工尺工六六一工 尺工尺上四上尺〇尺一六

工尺上尺凡 尺上尺凡 尺上四合合一上 四上四合工 尺任合 合工合四 四合工合四 四合任尺上 合

工上合四 工合四 四合任合四 四合任尺上 合工上合四 五六任六尺工 合六任尺上

〔平沙落雁〕 四合合四上尺尺 四合合六工尺上尺 工四工四尺上 合 上上合一合四上尺 工 四工四

尺上 合 上上合四上四合合一六合六合工尺尺 尺 上尺尺 尺尺 尺上尺尺工合合 合五仕上一仕上五

合合 下漸緊 五仕五六工五合合 六五合、合、工 合、合、工 合、合、六 合、合、六 合、合、六

合、合、工、合、合、工 合、工、合、合、上 合、合、上 合、合、工 合、尺、合、工、合、尺

合、上、合、合、上、合、上、合、合、尺、合、合、尺、合、合、上一工尺上四、下作收音上、復緩起上四

上上 上四上上 上工 尺工尺上四 尺工工 一六尺工尺上四上合 一五六五六尺工六六一尺尺工尺上
 四上尺尺 一尺尺工尺尺合 合四上上 六尺工尺上四上合 一六合六合工尺尺合 合工尺工尺工合 一
 尺尺 尺尺上四尺上上 一尺尺 尺尺上四上尺尺 一工尺 尺尺上四尺上上 四上四合 合 六 尺六尺尺上

以上俱係文板

〔葡萄輪〕 四上尺 一上尺 一上尺六工尺 上尺凡 一合 工 上上 凡 四合 尺 上上 凡 一合
 工 上上 四上尺上四合 合 六凡工尺凡 一上合六尺合 凡 工凡合 尺上一上尺上一合 合 一六合六
 合凡尺合 合凡尺合 凡六尺 上上 凡 一合 尺 尺 凡 一合 尺 上上 一上 一合 合 合六
 尺 合六工尺上

〔下雲羅〕 六五合合仕 五五仕 五五五合 合仕乙 五凡凡合 五凡凡合 合凡 合六 合尺 上
 仕一仕乙 五凡凡六合 合凡 合六 合尺 上仕一仕乙 五凡凡合 合六六 合六合尺仕 仕五六五 仕
 仕 尺 尺 一尺 尺 尺 仕五六五仕 仕五仕 仕五六五仕 仕五仕 五五仕 五五
 五五合 合凡 合六合 合尺 合工 合上合 合尺 合上尺 合凡工凡合 合 四上尺上四合 合
 〔緊中慢〕 五仕六五仕仕 五仕仕工六五仕 乙五六五仕仕 五仕仕工工五合 合 五仕五六工六
 六尺 工六工尺上四合 上尺工六 工尺工尺 工尺尺 尺 一四合 合 六合 合 凡合工合 六合 合

六凡工

〔爭功〕 五六六工六仕五六五 伏仕六仕五六工 工六六五伏仕 六仕五六工 五六六工六尺 一上四上
四 四上上尺工 四上上尺工 五六六工六尺 工上尺工尺 尺尺尺 尺尺尺

〔凱歌〕 五六工 六五仕， 五仕乙五六仕， 五六工 六五六， 凡六凡工尺六， 五六工六五仕， 五
仕乙五六仕， 仕伏仕 伏仕伏仕伏仕伏仕 六五仕 乙五六 仕伏仕伏仕 伏仕五 六工六 五仕六
六工六 工尺上 六工六 工尺上 少息

〔回營〕 六六上尺工六 五六 六五六凡工尺尺上上 尺工尺上一四合 四上 六工六

以上大曲十面十三段

〔普庵咒〕 尺工 六 尺工尺上尺工六五六 以上彈一遍再打泛音一遍合不用泛 以下彈五六工 五六工

六五仕伏仕 五六工 工六尺上四 四尺工上

以上雜板

第二篇 浙江省流傳聲譜

〔思春〕 六合六 凡六尺 尺凡 尺凡尺上一上尺 凡六尺凡六合六 一上尺凡尺上一四合 六五仕 五仕
五六 凡六仕五六合六 凡六尺 尺凡 尺凡尺上一上凡尺上一凡一尺上尺 尺凡 尺凡尺上一上凡尺上

上 一 尺 一 上 一 合 一 合 一 上 尺 六 凡 六 尺 上 一 上 尺 凡 尺 上 一 四 合 尺 合 一 上 尺 上 一 上 尺 六 凡 尺 上 尺 合 一 上 尺 上 一 上 尺 凡 尺 上 一 四 合

〔昭君怨〕 六 凡 六 尺 尺 凡 合 一 上 尺 尺 尺 凡 工 上 尺 工 六 尺 四 上 合 四 凡 六 合 六 六 合 六 相 上 一 六 凡 尺 凡 六 一 凡 六 上 一 六 凡 六 一 一 上 一 尺 上 品 上 尺 合 合 一 上 尺 六 凡 六 工 尺 工 上 尺 合 一 上 尺 相 上 凡 尺 尺 上 一 合 一 上 上 尺 尺 尺 尺 尺 尺 上 一 合 一 上 凡 凡 上 上 上 一 合 一 上 品 上 尺 尺 尺 尺 尺 上 一 合 一 上 品 上 尺 尺 尺 尺 尺 上 尺 工 六 尺 上 尺 工 六 尺 四 上 合 四 凡 六 合 六

〔傍粧臺〕 尺 凡 六 凡 尺 上 尺 上 尺 一 上 尺 上 尺 一 一 合 一 上 尺 凡 六 上 尺 上 一 合 凡 合 一 合 凡 合 一 上 一 上 尺 上 一 合 凡 合 尺 尺 尺 上 尺 一 合 一 上 凡 尺 尺 尺 上 尺 一 一 上 合 上 一 上 尺 凡 六 六 尺 凡 六 六 尺 尺 相 上 一 上 尺 凡 上 尺 凡 尺 凡 尺 上 一 上 尺 上 尺 上 一 合 凡 合 一 合 凡 合 一 上 品 上 尺 凡 上 尺 六 凡 工 尺 合 一 上 凡 上 尺 凡 尺 凡 尺 上 一 上 尺 上 尺 上 一 上 尺 上 一 合 凡 合 一 上 尺 上 一 合 凡 合

〔美女穿梭〕 乙 乙 六 凡 六 乙 六 凡 一 上 凡 尺 上 尺 一 合 一 上 凡 尺 凡 一 凡 尺 上 尺 上 一 凡 尺 上 一 合 凡 合 六 合 六 凡 六 尺 尺 凡 六 合 六 一 一 上 尺 尺 凡 工 尺 上 一 合 一 上 尺 尺 凡 上 尺 上 一 合 凡 合 一 合 一 上 尺 尺 凡 合 一 合 凡 尺 尺 尺 合 一 一 上 尺 上 尺 六 凡 工 尺 工 尺 工 上 尺 工 六 尺 四 上 尺 工 尺 工 上 尺 四 上 尺 凡 工 尺 工 尺 工 上 尺 工 四 尺 上 一 四 上 合

〔水龍琴〕

相上 六合六凡尺凡六 尺上尺合一上尺 尺尺尺凡六合六 五六凡六尺凡六 六合六凡六五尺凡
 六 六五凡五六 六合六凡尺凡上 尺上尺合一上尺 凡凡凡六尺上一 上上上一 上上尺 尺尺尺一上尺
 一 尺上尺合一上尺 凡凡凡六尺凡上 五六五上尺凡六 凡上尺凡 合一上 凡上尺凡一上尺 凡上尺凡
 一四合

〔金鯨哭魚〕

相上 六合六凡六六 尺尺尺上尺尺 六合六凡六六 上合上四上尺合 品上 上尺四合工合工尺
 相上 上四上尺 工合尺上四上合四上上上 上上上四尺尺尺 尺尺尺四上上上 六合六凡五六 尺尺尺四上
 上上 尺尺尺 六合六 尺尺尺 上上上 六五工尺上上上 四上合四上上上 上尺工尺上上上 合上合四
 上四合

〔似彈非彈〕

一凡一六五 六合 工尺工尺上尺尺 四上上 四上上 上四上四合六 凡六合 凡六合 上
 尺尺 凡六合 五六五凡六合 上尺尺一 工尺工上尺 尺上四尺上 四上合 四上 四合凡合 工合 尺
 工上一 上一四上四合六一 合一尺工尺上一 工一六尺上四上尺 一 工一六尺上四上 工六 尺上四上尺
 一 工一六尺上四合

〔鎖南枝〕

工六尺工五 六五凡工六 尺工四尺工 上一四尺 工六尺工 六上一四 四一四一尺 四一合
 四合 仕乙乙五 六五六五六工 尺工上尺工六合六 六尺工尺上尺上 合四四 凡合工尺 尺工尺工上尺

六、五、六、五、六、工、一、尺、工、尺、上、四、尺、上、四、合、合、四、上、合、四、尺、上、一、四、四、上、合、四、上、四、合、凡、四、合、上、一、四、一、四、一、合、四、上、一、四、一、合、四、尺、尺、上、合、四、尺、尺、上、上、六、凡、凡、尺、工、尺、上、上、尺、工、上、尺、凡、上、一、四、合、

〔斑鳩過河〕 六、凡、六、凡、六、尺、尺、四、上、四、上、尺、六、尺、凡、六、合、六、五、仕、仕、乙、五、六、合、六、仕、五、六、凡、凡、五、六、合、六、六、仕、五、六、凡、六、凡、工、尺、上、尺、四、上、四、上、尺、六、凡、六、工、尺、上、合、上、上、尺、六、凡、六、凡、六、工、尺、上、尺、四、上、四、上、尺、六、尺、六、工、尺、上、合、上、上、尺、六、凡、六、凡、六、工、尺、上、一、上、合、四、上、尺、一、四、合、

〔秋江〕 六、凡、凡、六、尺、尺、凡、尺、凡、尺、上、一、上、尺、尺、凡、尺、上、一、四、合、四、上、上、凡、一、四、合、合、六、凡、凡、六、尺、尺、六、凡、六、尺、尺、六、凡、凡、六、上、上、一、上、尺、凡、尺、上、一、尺、上、上、尺、上、一、合、六、凡、凡、六、凡、六、凡、六、尺、尺、一、上、尺、凡、尺、上、一、上、尺、尺、

凡、六、凡、六、尺、尺、一、上、尺、凡、尺、上、一、上、尺、尺、凡、尺、尺、上、一、尺、上、上、凡、一、凡、尺、上、上、一、上、尺、凡、尺、上、一、尺、上、上、凡、一、凡、尺、上、上、一、上、尺、凡、尺、上、一、尺、上、上、

〔訴怨〕 六、凡、凡、六、尺、尺、一、凡、尺、凡、尺、上、一、上、尺、尺、一、凡、尺、凡、尺、上、一、四、合、四、上、上、一、凡、尺、凡、尺、上、一、四、合、合、六、凡、六、凡、凡、六、尺、尺、一、凡、尺、凡、尺、上、一、上、尺、尺、一、凡、尺、凡、尺、上、一、四、合、四、上、上、一、凡、尺、凡、尺、上、一、四、合、合、六、凡、尺、尺、上、上、六、凡、尺、尺、尺、上、凡、尺、上、一、四、合、一、上、尺、尺、尺、尺、六、尺、尺、上、上、一、上、凡、尺、上、上、一、上、凡、尺、上、上、一、上、凡、尺、上、上、一、上、尺、凡、尺、上、一、四、合、

尺、上、一、四、合、

〔玉連環〕 六、六、凡、六、六、尺、凡、凡、工、四、上、尺、凡、凡、工、凡、凡、四、四、上、四、合、工、四、合、合、四、上、四、合、工、尺、工、合、

四合工 尺工上上 尺尺尺凡工尺 尺工尺一工尺上 合上上尺六尺 六尺 六尺 六六上 合上 合

四 合上合 四合合工六尺上 合四一四上上 上上 上上 一四合四上上 四上一 一四合

〔兩打芭蕉〕 六六凡 六六尺 凡凡工 四上尺 凡凡工 凡凡四 四上四合工 四合合 四上四合工 尺工

合四合工 尺工上上 上四六六 工尺上上 四合工 四合工 合合上上 上四六六 工尺上上 一四合四

上上 上上 上上 一四合四上上 四上尺 一四合

〔三跳湖〕 六六凡 六六尺 凡凡工 四上尺 凡凡工 凡凡四 四上四合工 四合合 四上四合工 尺工合

四合工 尺工上上 五仕仕五六六 尺六工尺上上 五六凡 五六凡五六合六 上上 六合六 凡工尺 上

尺工尺上上 六工尺上上 六工尺上上 六工尺上上 上上上上四上合

〔泣顏回〕 六乙凡尺凡六合 合一一上尺尺 凡尺凡尺上一 尺上尺上一合四凡六合 六合六凡 六尺尺凡

六合一上尺 六凡尺尺 六凡尺尺 凡尺上凡尺 上凡尺上一合 相上一合六一六凡尺尺 一上一四合 一上

一四合 品上 凡六合 乙六乙六凡尺上尺尺 一合一上凡 上尺上一合凡合 合一一上尺上尺 凡尺凡尺上一

尺上尺上一 合四凡六合

〔懶畫眉〕 乙六凡尺凡六乙 合一上 凡尺上上 尺上尺上一 尺 上尺上一合凡合 乙乙五五乙乙六 凡

六五乙六合六 凡六尺 凡尺凡合一上凡尺上上一 凡尺凡尺上尺尺 凡合一上凡尺上上 尺上一合 相上一

合合、一合凡尺、六尺六凡尺上、凡凡上凡尺、一合、品上六尺六凡尺上、一合一上尺尺尺、凡上尺凡一合一尺、
一上凡尺上一合、

〔扣連環〕 六凡工尺、上一四尺、工一工尺上上、合上合四合四合、六仕六仕乙五六合六、仕乙五六合、凡
工尺一上、仕乙五六合六、凡工尺工上、仕乙五六合六、凡工尺工上、凡工尺工、尺工尺工上、仕五任、尺
任仕、五工六、仕任仕、任五任、任仕仕、五工六仕五仕六、

〔百鳥朝王〕 六六凡工工尺尺、尺尺尺尺尺上尺尺、凡凡尺凡六六六、凡凡六六、五五六六、六六六凡
五凡五凡六六、五凡五凡六六、凡六五六凡、仕仕仕仕、仕仕五仕尺尺、任任任任、任仕仕仕、仕仕仕
任任任任任、任任任任、任任仕仕、任仕仕任任任任、任任任任、任仕仕仕、任仕五仕六五仕仕、仕仕仕
任仕任仕、仕仕仕仕仕仕仕、仕仕仕仕仕五六、

以上俱係文板

〔艷陽天〕 工工六六、五五工工六五六工尺尺、上上、四四尺工尺、工工六六、工尺上尺、工六尺工尺上、
四合工合、合上四、四四四合、工合、合四合工、尺工上尺工合合、四四、工六工尺上、工尺尺、六五六工
尺工六、六工尺工尺、四尺上、合四上尺、工六尺工、上工尺上四上合四上上、尺合、四上四合工、合工尺
工、工六工尺上、工六工尺、上四合四上尺上、四合工、尺工合四上上、尺工尺上四上、上四合四上、工尺工

尺上四、上、尺上四合

〔范陽洲〕 六六工尺工六 工尺上 尺工尺上四四 上 尺工尺 工六尺工尺上 四上合四 四合工合 合

工尺工合 相上六 六工尺工六 工尺工上尺工六 五上五六工六五 六五六工 尺工六五工尺上 尺 品上 上合

四上四合工 六工尺工 尺四上 工六尺工六五六 合合上尺 工六工尺上 尺合四四上尺 六六工尺六

工尺上 工尺工尺四上 四上上四合四工尺上 工尺工尺四上 尺工尺上 四上尺工尺上四上合

〔華仙點〕 五六五 五六工六尺 尺 五六五 仕仕 伏仕仕 伏仕仕 伏仕仕 伏仕仕 乙五六合 五六五 工

六工五六六 工六 工六五六 上尺工尺 上四合四上 工合 工四合 上尺工尺 上四合四上 尺上四上

合合 五六工六尺 尺 工六工尺上上 尺上四上合合 四合工合尺 尺 工合工尺上上 尺工四上合合 四合

四上合四上尺上 尺上尺工上尺上 四合四上合四上尺上 尺工上尺工 尺上四上合合

〔巧梳粧〕 五六工六五五 工六工尺上尺 工六尺 工六工尺上四合四上尺 工六尺上四上尺上四合合 上

四上四合凡工尺工合合 上上 四上合上四四 工尺上尺 相上工工 尺工尺上工尺上 上尺上 五上五六

工六五六 工六工尺上 品上 合四上 四上四合工合四四 六工六工尺上 工尺四上尺 工工 尺工上 尺工

尺四上 工尺工尺四上四合合

〔輪京〕 五六工六 六工尺工六六 工六尺工工尺上工尺尺 工六六工尺工六五六六 五六凡凡六五仕六六

六、五仕 五仕五六工、六六工尺工六六 五工六、六工尺工六六 尺工工尺上尺工六工尺上上 尺工六六工尺工六六 尺工工尺上尺工六工尺上上 尺六六、尺工尺工上尺工六工六工尺上上 尺工工四合四上工尺尺、四上 合工 四上合四上上 工六尺工工四合四上上 四上尺四一四合四上上 工六尺工工四合四上上 工六尺工一尺一四合合

〔老京〕 六、六工尺工六五 一 四 一上尺 凡工尺工尺 工上尺六工六尺工尺上四 尺 上四合 上 四上 四合凡工尺工合合六 六工尺工六 五六工六工尺一尺 工六工尺上上 工六 六工尺工六 五六工六工尺一尺 工六工尺上上 尺工 尺工上尺 工六 工六工尺 上尺 工合四上 四上四合工合合尺工尺上 工上尺工上 一四合四上 四上合四上 工上尺工上 一四合四上 四上尺 尺四一四合合

〔挽不斷〕 五六工六五 五六工尺 六工尺工 六工尺工上尺 五六工五六 五六工六 工尺上尺工 尺上 四合 四合工四 四合工合 四合工四 合工尺工 工尺上尺 工尺上尺 工尺上尺工尺上四上 尺上四上 尺 工尺上尺 工尺上尺 工尺上尺工尺上四上 六工尺六 六工尺工 四合工合 尺上四上 六工尺六 六工尺六 工尺上尺 工尺上尺 工尺上尺工尺上四上 六工尺六 六工尺工 四合工合 尺上四上 六工尺六 六工尺六 工尺上尺工 尺上四合

〔泗字〕 工合六工尺工合六 工合六工四尺尺 工合六工四上上 四上工尺四合六 工合六工四尺工 合六 四尺工合六 工合六工四上上 四上工尺四尺尺 工合六工四上上 四上工尺四合六 尺合六 四上上 四

上、工、尺、四、尺、尺、工、合、六、工、四、上、上、工、六、尺、工、四、上、上、四、上、尺、工、四、尺、尺、工、合、六、工、四、上、上、四、上、工、尺、四、合、六

〔步步高〕 五、五、六、五、六、工、尺、工、六、工、工、尺、工、尺、上、四、上、尺、工、六、工、六、工、尺、上、尺、上、上、工、尺、工、尺、上、四、上、合、五、五

六、五、六、工、尺、工、尺、工、六、五、六、五、六、工、尺、工、六、工、六、工、尺、上、尺、上、工、工、尺、工、尺、上、四、上、尺、工、六、工、六、工、尺、上、尺、工、四

尺、上、仕、仕、五、五、六、五、六、工、尺、工、工、六、六、工、六、工、尺、上、工、工、尺、工、尺、上、四、上、尺、工、六、工、六、工、尺、上、尺、上、尺、工、四

上、尺、工、上、工、六、工、六、工、尺、上、尺、上、尺、工、四、上、尺、工、上、上、工、尺、工、尺、上、四、上、合

〔錦纏道〕 五、工、六、仕、五、工、尺、工、四、上、尺、工、六、尺、工、上、尺、工、尺、四、上、四、一、工、四、一、四、合、六、尺、工、五、六、工、六、尺、工

六、五、工、六、尺、工、六、五、工、六、尺、工、尺、四、上、四、一、工、尺、四、上、尺、工、上、尺、工、尺、四、上、工、四、上、尺、工、尺、工、工、六、尺、工、尺

四、上、四、一、工、尺、四、上、尺、工、上、尺、工、尺、四、上、工、六、尺、工、尺、四、上、四、一、工、尺、四、上、尺、工、上、尺、工、尺、四、上、四、一、工、四

一、四、合

〔絆馬寮〕 六、六、合、六、工、尺、尺、尺、尺、尺、工、上、上、上、工、尺、尺、尺、尺、尺、尺、尺、尺、尺、尺、工、六、合、六、五、五、六、六、合、六、工、尺、尺

尺、工、六、六、合、六、凡、凡、工、工、工、六、工、六、工、尺、上

上、尺、六、六、合、六、六、六、合、六、尺、上

四、四、四、上、尺、尺、尺、尺、工、四、工、尺、上

〔千勝〕 六、合、六、上、六、工、尺、六、工、六、上、六、工、尺、工、六、尺、工、五、仕、六、凡、六、合、五、仕、六、合、六、五、仕、工、六、尺、工、六、合

合、四、上、尺、上、四、合、合

〔駐春粧〕 六、凡、六、尺、上、合、上、合、上、尺、六、一、合、一、上、上、合、四、上、四、合、合、六、六、凡、六、六、六、六、凡、六、六、六、尺、

工、尺、上、四、上、上、四、合、四、上、四、合、合、六、尺、工、尺、上、上、四、合、四、上、尺、工、尺、工、凡、工、尺、四、工、尺、上、六、合、四、一、四、一、四、

合、工、合、四、尺、工、尺、上、工、尺、上、四、上、六、五、六、五、仕、工、五、仕、六、五、仕、仕、仕、仕、五、仕、六、五、六、五、仕、工、五、仕、六、合、

〔泛仙樣〕 六、凡、六、尺、凡、上、凡、上、尺、六、尺、工、尺、上、凡、上、凡、四、上、四、合、六、凡、尺、凡、六、五、凡、六、五、尺、工、尺、七、

四、上、上、四、合、四、上、四、合、合、六、尺、工、尺、上、上、四、合、四、上、尺、工、尺、工、尺、一、工、尺、上、工、合、四、上、四、上、四、合、工、

合、合、尺、工、尺、上、工、尺、上、四、上、合、四、合、四、上、合、上、合、四、上、工、尺、上、四、上、合、四、合、四、上、上、四、合、合、

以上係隨手八板

(未完)

論劇院的空氣

佟靜因

一般摩登的朋友們說中國劇場裏面的空氣是很醜陋，所以有澄清的必要。其實凡是公眾集會的所在，由人多的原故，空氣總是污穢的。空氣污濁的集會場所那一個不應該設法澄清呢？我們由衛生上設想，由藝術上設想，劇場內的空氣是決對應當設法留通。此項問題可以說是天經地義毫無疑問的問題。然而現在我們分析劇場以內的空氣不在乎缺乏物質的空氣而在於物質的空氣和其他劇場的副件所給與觀衆精神上的空氣是太不舒服，故此才有改革劇院空氣的討論。一任高談藝術的戲劇也好，闡論人生的戲劇也好，但是設使理論和實際永遠沒有結婚的機會，理論看來就像太專門而實際上也不能見到進步，中國劇場前途也祇有如此而已。聰明的人總會把理論放在實際上的故此劇場空氣的澄清，須要有理論的建設，希望實際改良劇院的朋友且先空說一說。要待真正劇院改革還要靠聰明的人，沒有聰明人，理論是存在如不存在，改良劇院問題也等於空談。

走進中國劇場，總是烏烟瘴氣，一片喧嘩。我們不是聽戲來了嗎？在這種情形之下怎麼聽呢？我們不是消遣來了嗎？在這種情形之下怎麼能夠愉快呢？怕聽不多，怕看不見，祇有買前排池座。細想起來前排池座

並不見得是合於看戲的座位所以這都不是根本解決視聽之娛的好辦法。根本辦法是要最先尋出擾亂劇院空氣的根源然後再對病下藥。如果治本的方法不良就是有了新的劇院，破壞性的菌毒依舊暗地襲來，理想的劇院依然不能實現。這裏所謂理想劇院的空氣，並不是一定要建設一座新的劇院，這是我們最要注意的一點。

所以構成中國舊劇劇院的混亂，僅有幾個問題。這幾個問題來源也非常簡單。但是何以改良起來就感到很多困難？這裏也大有原因存在。我們且逐條提出討論。

(一) 公民常識

劇院是一個觀覽場這是任何人所不能否認的。劇院能以存在的原因不是祇為一個人，原是由於為一般人。在這個會集的所在，每個人都需要遵守集會習慣，恪守秩序。簡單說起來就是一個公民常識的教育問題。設若在劇院當中，有一個人高說闊論，決不顧忌他的說話是否擾亂旁人的聽聞，他的鄰坐依樣葫蘆，毫不考慮是否給他人以紛擾，一人如此，人人如此，全場自然人聲鼎沸，還有什麼方法將他們遏止着。公眾集會有個人應當保守的道德，有個人應有的習慣。我們如果是觀眾之一，我們對我們自己要負責任。是不是我們很明白這個道理然而未能遵守！是不是我們覺得遵守公眾道德很不舒服。是不是我們曾經遵守過，然而又習慣忘了！是不是我們從來就沒注意到這個問題。這種自由說話作成中國劇院一個特點必要由觀眾本身上作起這是應當改良的一點。這不過是這樣說一說。觀眾如果願意在劇場中說話，我們沒有將他懸為決對的律禁。劇院的觀眾不是學校的學生。我們想將來的劇院一定由觀眾良善的習慣上得到甚好的空氣。

(二) 音樂問題

中國舊劇因為適應歌舞的節奏不能不用響器。中國響器在世界的音樂界有他的相當地位。從先我以為這

種響器在音樂中很不合理，覺得他的聲音很大。從我由近來的考察，我看出響器的聲音並不大。何以呢？因為外國大樂隊有一百多人，和起來的聲音豈不比中國鑼鼓的聲音還要大。從此看來中國響器所給予中國劇場的空氣並不是量的問題，而是一種質的問題。在音樂中不調和的音為燥音，調和的音為樂音，在我們聽慣了中國劇的並不覺到鑼鼓是燥音，所以說他沒有改良的必要。但是一個德國提琴家曾對程玉霜先生說，聽了一天戲那個鑼把他的頭都打大了。這樣說中國的響器在外國人的耳朵裏是一種燥音。可是我們自己中國人聽中國戲管他外國人什麼關係。但是我們要矯正我們習慣上的錯誤。我們更可以研究中國劇場音樂中的響器有沒有回音，是不是和中國的絃樂很調和。關於這一點有音樂知識的人，應當研究一番，不是我們外行所敢亂道。尤其我們不應當顧了使劇場清淨就失掉了中國響器在戲劇中的價值。鑼鼓在賓白以後，歌唱以前，是很有關係。動作表情和舞蹈上都不能一時離去，所以中國劇場，響器已經成了雙方的要求，既不能不廢又不能全廢。廢去了，中國許多戲怎麼唱呢？不廢呢就這樣下去嗎？自然有人還想中國響器所給予中國劇場的空氣正所以制上觀衆的說話也有人想中國人喜歡聽這種音樂。設使我們肯虛心深思我們一定知道這不是簡單問題。中國劇場的空氣一定由音樂方面給予更好的印象。至於這種理想何時成功，無法預計，不過我們覺得這是一種盼望，而且也是我們一般所正期待着的。設若我們固步自封，中國劇院就將要毫無進步我們何必再討論他呢？

(三) 演劇的制度

我們不能不承認一座劇場是一個商業集團。既是一個商業集團，他的根本是投資，他的目標是得利。所以他的目的既是如此，我們無法來怪他由這種制度下所產生的一切菓子。我們中國人（以我為尤甚）是自由慣

了的。一邊聽戲，一邊要喝茶，一邊要嚼西瓜子，有時一邊他還看報真不知道他是爲聽戲來了。劇院原本爲視聽之規，然而爲使口頭充分消受起見，除去上面所提到的事情，不只可以加上吸香烟還要吃香蕉喝冰結菱。由這裏頭的關係所以有零星小販，兜攬買賣。不管誰看的如何高興，他把油盤遮着你的眼睛，左一個，右一個，三點鐘內可以遮你幾次，鬧的你看不安生。這種劇場空氣是不十分可愛的。歐洲舊年也有這樣一個時期。不只在劇院可以吃酒，還可以拔出劍來爭風吃醋，時常鬧得頭破血流。由歷史的根據，中國劇場的制度彷彿還未進化到和外國劇院立在一個水平綫上（並不是我崇拜外國）。由比較上我們可以用以下的幾條推論，看中國劇院的制度應當如何改良。

劇院經理放進零星小販的緣故，祇因爲劇院是一個商業機關。劇院好比一座城，進城的貨物都要納稅。零星小販走進劇院，也要納給經理一筆稅。這種小販可給觀衆許多方便。觀衆可以不用走出來購買任何東西。在演劇時觀衆走出走入，很足以表示觀衆的紊亂。但是設使我們把一切零星小販都趕出劇院去了，我們能担保觀衆不自動的來往出去買東西嗎？

解決上邊這個問題我們想最好在演劇時中間有十分鐘的休息。在這休息的時間裏，觀衆可以任意出入，買吃食，吸香煙，上廁所等。在休息後的開幕，觀衆就要聚精會神領略戲劇。但是小販們誰無父母，誰無妻子。爲的使了劇場空氣成爲理想的而不顧到窮人的苦況是根本不仁慈的事。我們想，如果要改良這一點，須應當爲小販先籌得出路。

爲零星小販方便起見，所以劇院的大門不能關閉，有票的觀衆來和無票的觀衆可以同時走出走入。結果對號制等於不對號制。於是乎爭坐，吵嘴，種種醜態，同時發現。雖不至於場場流血，然而推翻板凳也是常

有的事。在這一點我們就覺得台上表現戲劇裏衝突的力量究竟如何。戲劇是表現精神或行為上的衝突，但是舞台上模彷彿的衝突無論你是什麼名角，無論你演的如何忠實，無論這劇情是在如何的緊張時期總敵不過台下的真正衝突，真正的活劇。所以觀眾中一有吵鬧，觀眾不再注意台上而反注意到台下。故此中國劇場的大門不關，中國劇場也沒有清淨的日子。

(四) 建築問題

中國舊式的劇院，在設計的時候很不細心。並沒有為吃點心，喝水特別造出屋子來，故此觀眾的習慣上也不想到用。尤其是在劇院吸烟，可以將劇場門空氣弄得十分污穢。據科學家的證明，空氣中的烟霧並不足以致人的死命，然而多少可以使人精神上感覺不快，何況在劇院中有光的問題，空氣中的烟霧可以使光線混亂。故此在改造一個舊式劇院，在這一點上應當加以注意。有的劇院在樓裏特別裝置抽氣機隨時可以將濁氣運出。同時還請觀眾不在座位上吸烟(我也是會吸紙煙的一個)。在這種管理之下，雖不至於使劇院有粉香脂膩之概，然而也不至於臭氣薰蒸。稍微深思這一點自然可以知道這是有理的一件事。還有吸烟不僅止使空氣室濁還可使個人衣服劇院地板都有凌亂污穢的現象，而且起火常常也是由吸烟的不慎。所以在劇院裏我們最好勉勵我們自己和我們的朋友盡力免去吸烟。

除去吸烟屋問題以外，再要注意的就是劇院的構造。有的劇院構造很不合度，很容易發出回音。回音彼此往復的震蕩，自然使劇院的聲音不清楚。在起初建築繪圖就應該注意到回音的問題。有人以為回音發生的原故是由於建築的材料性質太硬。有人說要窗戶多就可以免去回音。有人說厚的簾幕是可以免去回音。軟木的地板可以免去回音。故此在一個舊的劇院發生劇院聲音聽不清漸的時候，可以檢查劇場的建築是否合理並

有無可以改善的方法。這是建築師和戲劇家所共同要負的責任。

統觀以上的四條，雖然可以考察出中國劇院改良的地方，和對症下藥的過度方法，然而要澈底改良，我們還是需要大的資本，建設新的劇院。我們尤其需要妥當的方法，救濟和安插一切因改良劇院而失掉職業的朋友。天下還沒有手到病除的靈藥，所以也沒有立刻見到實效的理論。自要我們抱定既定了的方針，勇往直進中國劇院裏的空氣是總有改良的一日。

末了我還希望觀衆能够按時入場在演劇時盡力免去走出走入，而到戲劇演終時，也可以直看到完再行起坐。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大概這是很平常的事吧，火車快到站了，看戲快到完了，大家就起始預備去了，於是本可以不用刷的白鞋，但是在匆忙的觀衆中都踐踏上泥印了。所以在外國劇院的觀衆他不止要將戲看完他們至少還要要求一回，兩回甚而至於三回演員的出見。自然把這種習慣生加入中國劇場是不容易，而且我們也不必處處要學外國，但是如果我們肯安安穩穩將戲看完豈不也是很便宜的事！

觀劇生活素描第七部

陳墨香

拉拉雜雜，戲臺前後的事，說了六大篇了，如今要講一講當日的評戲家，評戲文章，是光緒年間，就有人做的，不過入了民國，更爲熱鬧，有個陳優優，在民三民四時代，評戲極負盛名，那時有人說黃忠戴羅帽，被優優抓住他這個錯縫子，一篇文字，罵得那人無言可答，優優是足出風頭，同時浙人裘子元，吳人潘淨源，也做了不少評戲

稿件，淨源的稿，多半在上海小說月報登載，後來蔣瑞藻輯小說枝譚，曾選了他幾條，子元却是投稿之處甚多，曾有人說評話內，只有七俠五義，並無三俠五義，戲中三俠五義的名目，敢是錯了，子元駁道，三俠五義，是石玉昆原書標題，七俠五義，是俞曲園改的，請這位先生看過七俠五義的序，再來說話，當日人都誇子元着書留神，不像

一般冒失鬼，張嘴就說，提筆就寫，六經也讀破句，引史冊，只檢列傳，連本紀都不會翻閱，便發疑問，膽子真在趙子龍姜伯約以上，正經正史，還不求甚解，莫說平話了，自然文章不及子元，過了些時，優優回南，子元入了歷史博物館，淨源皈依佛教，三個人評戲之文，陸續擱筆，他們的精湛議論，不容易看見了。

張聊止也是評戲的健者，筆墨是狠好的，優優子元等人，都佩服他，聊止又同晚華一派朋友，十分聯絡，凡晚華一舉一動，聊止都打聽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一點也不囉嗦，每做戲評，總要談到晚華的事跡，當日人們，把晚華比做鼻

帝，聊止比做史官，左史右史，聊止一身兼任，檢直是梅氏創業起居注，要考察二十年以來，晚華在梨園的勢力，並戲劇變化，聊止的稿件，大有關係，雖有人反對，倒底打不破的，聊止總算評劇界裏面，一位特別重要人材

天津各新聞紙，登載許多嫂子我的稿件，只因梨園有一種且腳，張嘴自稱嫂子我，這幾篇文字，專評這一派的戲，所以署名嫂子我，頭一次的稿，就評的是皮匠殺妻，說得嫂子我披頭散髮，露體赤身，磕頭如搗蒜，肉麻到一百分，用意是個戒淫，還可以不加責備，然而在戲評裏面，總要算是第一可笑，比上臺唱這路戲的，更加上當，

有個胡批先生，給嫂子我加了些小批，說她是個蠢淫婦，嫂子我也沒辯白，但這嫂子我本是個票友，這一路的玩意，認真是扮演過的，因此說的穿插詞句，都靠得住，比劇學兒，不得一樣，不過本人上臺本領，平平無奇，只是一個大概，沒有細膩的地方，文章也自然沒有細膩，王陽明說知行合一，實是不差，嫂子我的譚譜，倒可以給名儒作證，有個自號天然的，看這嫂子我的戲評，做了一首七言絕句云，曾將冠冕換新妝，悟到人生有幻場，披髮一般哀郢志，傷心重唱柳枝娘，這嫂子我，又有個別號，叫做披髮且，因此天然的詩，用了披髮二字，天然的口氣，說是尊題格也可

，說是給嫂子我文過飾非也可，說是另有超人的見解，借着嫂子我的笑話，自己發洩出來，也無什麼不可，只是不免擡高了嫂子我身分，掉一句文，叫做溢美，反不如胡批先生，一陣胡批，倒搔着嫂子我癢處，橋玄何顛說魏武是命世英才，魏武並不高興，許劭說魏武是治世能臣，亂世姦雄，魏武大喜，毛序始說曹操喜得不懷好意，直至如今年月，凡看過三國的，都認許子將，是曹阿瞞的知己，胡批先生總算嫂子我的一個許子將，他說嫂子我是蠢淫婦，嫂子我答云，願唱女脚，不怕上當，可見嫂子我深服胡批先生的論調，因此不去翻駁，對於天然，沒什麼表示，是把他當做喬

亥何顯了。

嫂子我評皮匠殺妻云，頭場上小宅臉，扮的是朝邑書吏岳子齊，戴荷葉巾，穿綠褶子，他上來念西江月半闕，表完家門，唱西皮搖板下，二場繡簾一揭，皮匠老婆嫂子上，梳着大頭，戴些草花，滿面脂粉，穿一身藍布襖袴，唱西皮搖板兩句，念話白，報家門，叫起來，唱西皮元板三句，掛招牌，再唱搖板一句收住，坐櫃臺，若問做的什麼買賣，原來開的是鞋鋪，上岳子齊，假意買鞋，說些不相干的言語，三場這兩人成了事實，四場上皮匠，是二花臉應工，小花臉抱演，藍氍帽，布箭衣，忘八鬚，這小子帶酒回家，衝散野鴛鴦，嫂子我

把那人兒，從後門放走，幸而沒露馬脚，五場小生扮皮匠之弟楊盛公上，青羅帽，青箭衣，石秀的扮相，也是石秀的人性，被他窺破隱情，合忘八定計出氣，六場嫂子我合岳子齊幽會，他兄弟二人打進房門來了，嫂子我披頭散髮，穿着小紅襖，廠着懷，露着大紅兜肚，滾在地下，爬起來，同岳子齊奔下門，做出從後門逃走的模樣，皮匠攔住去路，姦夫淫婦仍復折回，楊盛公用刀漫嫂子我的頭，嫂子我一掄散髮，從上場門倒下，他兄弟二人殺了姦夫，七場自古道殺姦殺雙，丈夫合小叔，已經把姦夫殺掉，焉能饒的了嫂子我，只見嫂子我用手理着頭上散髮，從下場門倉皇逃上，

向上場外犄角一撲，一掄散髮，向下場裏犄角一退，楊盛公追來，用手一拍嫂子我的肩膀，踢一脚，嫂子我又掄散髮，望上場外犄角，一個搶背，翻過去，楊盛公用刀漫頭，嫂子我從下場門跑了，小叔子追下，八場，嫂子我從上場上，楊盛公追踢照前，嫂子我掄散髮，翻筋斗，也照前，只前一場是從下場往着上場外角翻，這一場是從上場往下場外角翻，方向不對，起範也是兩個勁頭兒，可也差不多，楊盛公又漫嫂子我的頭，上皮匠，三人編辮子，嫂子抄到小叔子面前，皮匠抄到他兄弟身後，嫂子我跪下，楊盛公一手揪嫂子我的腕子，一手舉刀，他們兩人脚走，嫂子我膝行，從

上場裏犄角斜走過來楊盛公歸中場站定，忘八倒在上場，嫂子我倒在下場，嫂子我跪起，連掄散髮，帶磕頭，哀求饒這一刀之苦，忘八心已軟了，楊盛公不依，這一段的路子，跟石秀殺山，大同小異，嫂子我撲忘八一抱，楊盛公從左劈開，這夫妻二人，撲到左邊，又是一抱，楊盛公從右又劈開，夫妻歸右，楊盛公歸左，起刀花剝女腳的頭，嫂子我躲刀啣髮，抱刀圓場，楊盛公的刀，在嫂子我粉頸上一橫，嫂子我殉了姦夫的節，他兄弟們，提着男女首級報官，這一出，起了尾聲，戲情雖說褻穢，也可以做戒浪人，從前有人合鄰婦有些勾當，因看此戲，絕迹不往，鄭婦另姘一個

某丙，過不多日，果被鄰婦的丈夫殺掉，先前的這人摸着頸子道，我若不虧了聽戲醒悟，今天完了，這樣一看，唱戲實與人心世道有益，也可以看出花旦不一定是誨淫，但是有人主張唱翠屏山，只唱前段，不唱殺淫僧蕩婦的那兩場，未免是點金成鐵，況且要考較花旦的真實功夫，也非看後一場不可的，說這般話的，大概是個看戲的屎笨頭，不懂戲中甘苦

袁子才的子不語裏面，有一段故事，是一個婦人合人私通，她的夫弟，素來好看水滸，最羨慕梁山泊上行者武松的為人，如同三國志諸葛孔明自比管樂，金佗粹編載岳少保說飛不惜死，欲與關張比烈，

心理一般，恰好撞破嫂子私情，即同哥哥黑夜掩捕，把他嫂子當做潘金蓮處置，自己成了整個的武松，他嫂子死的甚苦，強魂厲魄，附在小叔身上，報冤索命，旁邊有人說道，武松殺嫂，因嫂殺兄，你這嫂子沒有弑夫之罪，合潘金蓮罪有輕重，你敢是錯了，這女鬼一聞此等言語，借着她小叔身軀，向着這個說話之人，磕頭道，畢竟還有明白人兒，主持公道，於是把她小叔弄死了，這件公案，正合楊盛公所作為，一般無二，有人覺着這個材料，正好續作皮匠殺妻的後部，派給嫂子我一流脚色扮演，先上幾個凶惡鬼卒，再上嫂子合岳子齊的陰魂，岳子齊換個小酒髮，嫂子我披

髮照前，男女都加上白紙鬼髮，兩個怨鬼，合鬼卒撞着，被鬼卒杖上一陣，拿去見冥王，再跳判官，冥王升殿，鬼卒把男女淫鬼牽來，跪在冥王面前，嫂子我訴出情由，冥王先把岳子齊押下地獄，然後給嫂子我帶上枷鎖，派鬼卒牽着她去捉楊盛公，再上楊盛公，被女鬼附了體索命而亡，再上冥王，女鬼拉楊盛公回到森羅，冥王說楊盛公雖然多事，一死已足蔽辜，賞給路引，准做游魂，嫂子我一生淫邪，押下無間地獄受苦，擺起刀山劍樹銅牀鐵柱，種種慘酷刑具，鬼卒們打着嫂子我一的一去苦挨，戲便完了，主意未嘗不好，只嫌不合潮流，所以沒弄成功，況且皮匠殺妻的佳處

，正是用人不多，一個小生，一個二花臉，一個小花臉，一個花旦，三個男的，一個女的，就算够了，都算正工，並無配搭，前半出是小鑼，狠是幽靜，後半出是大鑼，又極火熾，花旦唱工寥寥，做工却極其繁重，並且耗子功夫，也是要緊，大翻活人，不是鬧着玩的，總算編製得法，所以能感動觀客，戒淫免禍，收了不可錄的功效，若是這般增補，神鬼滿眼，倒落了俗套，不如原本精悍，又有人道，這皮匠老婆，已經挨過一刀，被她那狠心辣手的小叔子，把她首級剝掉，一個美貌嬌娃，弄分了家，小名兒，是把她宰了，而且醜聲四播，人人都罵嫂子我是個淫婦，也就够受的

了，總然續出後部，何必把她打入十八層地獄，這話却不盡然，要知女脚受罪，是前臺愛看的，編戲的，若為迎合觀衆起見，這個穿插，倒也使得，不算大錯，只有人出主意，要在地獄切末裏面，做一個大驢，叫嫂子我披了頭髮，光着身子，躺在大驢底下，小鬼們摸着臉蛋兒，足這麼一開心，這不但侮辱且脚，而且侮辱女人，未免倒了戲劇的架子，送給攻擊舊戲的新朋友們一個大大的話柄，萬來不得的，從來舊戲本，也沒有這般的荒唐，這個思想，太也離奇，真叫做豈有此理，女同胞可以一致反對，花旦行的老板，合那票友會習花旦的諸位先生們，也可以一齊提出抗議，編

戲衆位文豪，也不能答應，評戲大家，尤其要在各新聞紙尾，俗名報屁股的一欄，痛加指駁，宋朝戴少望將鑑博議，曾道關羽忠義大節，足以仰高後代，不免犯衆怒而失人心，明朝程篁墩駁道，雲長最能撫士，陳承祚也說他善待卒伍，戴氏的議論不足爲憑，然而曹操弄得人皆欲殺，耿紀韋晃官職不大，都合老瞞誓不兩立，以此言之，這犯衆怒而失人心的考語，只能詆魏武王，不能詆關壯穆，照着這宗的說法看來，這要弄大驢糟踐嫂子我的人兒，可以算得是犯了衆怒，失了人心，戲原是給衆人看的，若是犯衆怒失人心的製作，你往那裏擺呀，只怕用不着官府出告示禁止，自然

沒人肯演，誰招那個詔叨哇，墨香今日說到這一段，心中還有不安，覺着穢污，怕高人指摘，莫說叫花且照樣般演了，這嫂子我披髮旦，雖是上臺不拿吃虧當事，只怕也不甘心受這宗侮辱，然而這也是嫂子我太不怕上當，做戲輕狂，惹出來的笑柄，陳大官有云，莫怨旁人怨自己，是不錯的。

皮匠殺妻，又名殺皮，因爲那鞋鋪的招牌，寫的百萬齋，因此又有寫做百萬齋三字的，不想有個鋪戶，正用這個字號，便同戲班起了交涉，偏那鋪戶，賣的貨，果然是鞋，掌櫃的不在家，內掌櫃常替丈夫招呼買賣，好似有心同她取笑，戲班沒可辯白，只得改做也是齋，

好在那個年月，大柵欄的也是樓，還沒開張，不然，又是一個麻煩，如今也是齋不唱了，也是樓也關閉了，嫂子我戲評云，這出的情節，是嫂子我有外遇，被我丈夫夫弟在姦所，把我那個姦夫，合我淫婦本身，一齊捉獲，先殺姦夫，後殺淫婦，割了人頭報官，並不是嫂子我謀死親夫，日後犯案，嫂子我披髮赭衣，騎在木驢之上，大游四門，受了凌遲處死最重大的罪名，戲目若寫做殺皮，好似嫂子我弄死了丈夫皮匠，不甚合式，不如皮匠殺妻四字爲妙，這是已經有的戲名，若依嫂子之我見，勒死也叫殺，毒死也叫殺，殺字還不十分明晰，莫如檢直寫做皮匠斬妻，我們女脚，才

一出臺，觀客們便知這個大娘們兒，要關到身首異處的地位，豈不加倍哀艷，這是嫂子我一種肉麻的議論，存在這裏，也可備個參考，至於這宗見解，有理無理，墨香有些嫌疑，不敢判斷，你問墨香嫌疑何在，須把嫂子我真正名姓，弄得清楚，便知道了，封神榜太清上清玉清三位真人，便是一個比例，這是藏頭蓋面文章，好似西游記齊天大聖孫悟空，灌口二郎楊真君，搖身一變，各逞神通，七十二般地煞數目的變化，變化無窮，又如紅樓夢，黛玉晴雯，寶釵襲人，究竟是一是二，一本鶻突帳，迷盡讀者眼目，墨香倒是不必揭破，留個悶葫蘆，大家打一打，免得味同嚼蠟。

醉薇居士，不知何許人也，光緒年間，曾做過一百首試律體五言八韻詩，以戲名爲題，他這著作，就喚做日下梨園百咏，天津出過石印本子，字極端楷，印刷精良，墨香小時，在占柱臣書案上面，見過一冊，後至宣統初年，在琉璃廠書店，看見一個小冊兒，信手一翻，正是這件東西，合柱臣案上一無二樣，還有一部申報館活字鉛印燕北間人兒女英雄傳，也像柱臣家的那一部，墨香因兒女英雄傳，自己是買過的，沒有過問，便把這一冊日下梨園百咏買了，其中有一首咏也是齋的，說的戲中關目，十分詳細，如今照錄下來，給嫂子我的這一段，不歸正格的戲評，做個參考，

那日下梨園百咏云，也是齋名好，雙扉鎮日開，傾觥知彼醉，納履有人來，波暈頻頻展，風情脈脈猜，室中佳客在，門外莽夫回，險被機關識，權將笑話陪，楊花懷本性，棣萼羨多才，鴛夢魂驚夜，鸞刀血染埃，除姦昭義憤，莫再戀樽罍，他這首試律，雖說下場考試，是用不着的，却也做得有聲有色，比那咏關公困土山的，赤帝三分鼎，青龍百鍊刀，此心惟識漢，矢志不降曹，等等句頭更好，那咏關公的，也不知作者名姓，原是咏小說傳奇之作，竟被人採入試帖玉芙蓉，當成史事題目，豈知裏面的典故，都是那陳承祚三國志合表世期三國志注，不曾說過的，引用的是羅貫中

三國志通俗演義，朱有燉關雲長義勇辭金，合古城記裏的話頭，題目比也是齋正大，子虛烏有，也差不多，碰巧了，也是齋倒還是實在情形，真有其人，真有其事，不一定，事迹瑣屑，原不能入正史的。

外舅萬萸翁先生家裏，有座小花園子，額上寫的是壺園二字，先生書房，就在園中，後來墨香兩石都在這裏住過的，書房窗下，有一座石頭堆的假山，假山上，有一座小廟，廟門小小匾額，題的是真如寺，十分精雅，一日先生帶着子姪女婿，在園中散步，忽然扭過頭來，問衆人道，這真如寺對個什麼，可憐先生的這些晚輩，都是跟書有仇的，所以先生會寫，書到用時方

恨少，事非經過不知難，做戒他們，他們平仄都不懂，焉能對得出，只他們有一件好處，是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肚內空空，不假冒斯文，混充博學，見了比他們強一點兒的，他們都肯虛心，不裝模作樣，不護資格，總算是件美德，當下他們回答不來，先生目視墨香笑道，我倒想起一出戲名，可以對得，這一出戲，目今雖不常演，你却是最熟的，你應該想得起，墨香答言，莫不是也是齋，先生笑道正是，墨香道，也是樓如何，先生搖着頭道，也是樓，是大柵欄新開茶館，實有其地，我這個真如寺，是虛設的，不及用也是齋，以虛對虛，更加工穩，真如門，生滅門，是馬

鳴菩薩大乘起信論的奧義，三藏教典，自華嚴經以下，演說真如的，不計其數，天下佛刹，也有喚做真如寺的，若見了實在寺中匾額，再去對也是樓，便合式了，墨香答應道是，先生博學工詩，預修清史，老年閒暇，常到各戲園，看戲散悶，梅程荀尙四大名旦，先生都還愛聽的，先生能吹笛，劇學狠深，只下筆慎重，不肯做評戲文章罷了，先生繼配吳夫人，崑曲極熟，一生專念南無阿彌陀佛，求生淨土，做那皈依元鏡傳奇的功夫，臨終加念唐三藏譯本般若密多心經一徧，盤膝而逝，面有笑容，好似是真有些瑞相，先生也念佛，金剛經最熟，和尙們替人家念經度亡，見先生在坐

，不敢偷工減料，先生有金剛經注未刻

荀慧生小時，是椰子花旦，改了亂彈花旦，什麼坐樓殺惜的閻雪嬌，翠屏山殺山的潘巧雲，戰宛城盜戟刺矯的鄒夫人，都是他拿手好戲，墨香曾向他講這一出皮匠斬妻的穿場，荀慧生道，這路老玩意，不狠時興了，我倒不會，有人道，你何妨排演，慧生道，我的戲够唱了，不妨闕少這一出，那人道，唱戲的還嫌戲會的多麼，你多會出一出來，不定那一天，就有多一出的用處，比肚子窄窄，總估便宜，慧生笑道，我嫌這個女的，太上當了，所以不願演唱，墨香道，你見差了，唱戲如作文，你是替古人作傳

，上當的是那個皮匠老婆，與你什麼相干，況且你上當的脚色，扮得甚多，何爭這一個兒，你偏要躲她做甚，慧生雖沒言語，這一出却至今是不演的，且看日後如何

這一出皮匠斬妻，墨香數十年來，親眼見的脚色，頭一次，是李紫珊，是在財盛館演唱，班底是小榮春，楊榮壽扮的楊盛公，武生當初列在小生一門，不算抱演，後台脚色水牌，小生武生，是不分家的，俞潤仙的大名，也合小生寫在一處，譚鑫培雖是老生，因其扮過石秀，小桂鳳唱這出皮匠斬妻之日，老譚乖乖的扮上楊盛公，更不必說到楊先生了，後來又見小桂鳳，楊采仙，小朵，路玉珊，王巧雲，余

莊兒，郭季香，胡二立，一般人材，陸續演唱，墨香還有些不耐煩看，也有時覺着火熾，心理隨時更變，不是常久厭煩，也不是十足的歡喜，票友唱這一出的，可實在太少了，入了民國，開了幾百個票房，出了幾萬唱且票友，獨這皮匠老婆，只有一個唱的，總算是走冷活，好與不好，像與不像，另是一個說法，戲詞裏面有一句，最通行的話，道是有一個就算對得起你，正應在此人身上，票友小生張展雲，一生不願外行人同場，却也拉着此人，要合他唱皮匠斬妻，展雲好過那朝邑捕快楊盛公戲癡，物以少為貴，是不差的，多會一出總不上當

中華民國九年，夏五月，墨香

上街有事，遇着大雨傾盆，連頭帶肩背，被雨點打得通濕，渾身上下，水珠淋漓，御碑亭的孟月華，也不過如此，回得家來，倒在牀上，一病幾乎不起，到了六月，病體方才小愈，不敢蓬頭，只刮了鬚髮，正在房中養病，包丹亭來了，先問過病體如何，墨香答道，已經好了，只精神尚未復原，丹亭說起皮匠斬妻的楊盛公，有些忘記，不久有人邀演，於是兩個人，在病榻面前，對了半天的戲，興高采烈，墨香渾身是汗，病倒更覺輕減了許多，古人道，杜子美的花卿歌，子章顛顛血模糊，手提擲還崔大夫，能治瘡疾，有人犯了瘡子的毛病，只要念杜子美這首詩，瘡子不藥而痊，

沒有想到，這皮匠老婆的挨刀，也是能治病的，你道妙也不妙，只丹亭這個假楊盛公，剝了台上嫂子首級，是萬不能擲向別人的，只有向那二花臉扮的皮匠楊虎擲去，好讓他提着紅布包的彩頭，叫出旦脚下台的真名實姓，加上媳婦官銜，插科打諢，只墨香聽了他那一套無理取鬧的貧嘴，覺着他侮辱且腳，不十分贊同的，墨香雖不贊同，然而聽得多了，也就不甚理會，正是，鬢髻梳頭宮樣妝，春風一曲杜韋娘，司空見慣渾閒事，斷盡江南刺史腸，這是墨香十數年前的興趣，如今長了幾歲，沒有那閒情逸致了

說到評戲家，才引出嫂子我的戲評，說到嫂子我，才引出皮匠斬妻，又因此引出醉叢居士的日下百咏，並四大名旦裏面的那個小留香館主荀慧生，從小留香館主荀慧生早年唱梆子花旦，後改亂彈花旦，便說到刺繡殺惜殺山，然而因這三出玩意，墨香又想到日下梨園百咏上面來了，只因這三出，日下梨園百咏裏都曾咏過的，他那咏刺繡的一首云，感物情何限，春閨獨自愁，望風誰納款，玩月此登樓，客已雄心減，卿偏美盼留，魚軒看簇擁，枕鴛戀溫柔，玉帳機旋泄，瓊筵計密籌，護身符敗矣，交頸夢醒不，勁旅中宵逼，名姝頃刻休，阿瞞今喪膽，餘燼豈能收，殺惜的一首云，醜名門外播，憤憤且歸家，反目恩情變，填胸怒氣加，厲聲嚴致

詰，詬語互增嘩，待且聊憑几，侵晨便放衙，無端書驟失，有挾計堪誇，願譜新詞曲，分開並蒂花，身惟求去速，意以食言差，頃刻紅顏死，行程指水涯，咏殺山的一首云，此婢靈而狡，深窺主母情，閨中姦計設，座後笑容迎，壯士窮途恥，癡翁誑語明，人心多變幻，婦舌慣紛爭，又報花雙帶，相逢月一更，案無金鴨影，門有木魚聲，紅袖甘同死，青山不隱誠，憐他伶俐甚，血刃慘交櫻，三出裏面，倒有兩出水滸，可見施耐庵專合女人過不去，寫得她十分淫浪，臨了挨上一刀，只水滸中還有一段武松殺嫂，也是編過戲的，崑曲把殺嫂殺惜殺山並列，喚做三殺，亂彈班殺嫂是

武松正脚，他那個敗壞門庭的嫂子，一般名旦，不甚扮演，檢直成了配搭，光緒庚子年以前，殺嫂正不時興，因此日下梨園百咏，單不會咏到潘金蓮合西門慶一段風流故事，不能認為遺漏，也不是有心菲薄

水滸只說宋江怒殺閻婆惜，沒有閻婆惜活捉張三郎的話，宣和遺事閻婆惜的情人，叫做吳偉，也被宋江殺死，又與水滸不同，崑曲水滸記，才有活捉一折，同光年間，北京崑丑楊明玉，人稱楊三，演活捉的張文遠，最為出色，歷城有個葛四，聽說也不錯，余生也晚，都沒有見的，只甲午年，上海黃丑北來，恰值貴州會館堂會，李蕊園先生便點了他這一出，小金虎扮的閻

婆惜鬼魂，那一日，墨香雖然在座，可惜年小，不深知戲中奧妙，看過合沒看過一般，若要認定他是外江，揣着模子，批評他不好，或是認定他是老伶，摸個影子，胡亂恭維，似乎都使不得，天長宜瘦梅有一部三十六聲粉鐸圖咏，裏面有一首咏活捉的古風云，文無司馬才，那有文君奔，武非猶龍望，那有紅拂臨，鄙哉刀筆一小吏，三更魘魘防叩門，而況比紅為汝死，午夜畢兮當顯魂，漫歌玉連環，漫傾金鑿落，蓮漏沉沉鷄未曛，耳聽雙柴聲，刺啄，莫當隸僱租，莫當吏擊析，醉語軟膩神暗驚，自起開門秉燭索，開門秉燭索無人，忽聞嬌語猶相親，人間早築鴛鴦塚，地下新營翡

翠屏，千呼萬喚才一見，幽魂慕地風中線，請郎細認桃花面，詩句甚工，這出活捉，北京雖然只唱崑腔，漢調却是久翻二黃，入了民國以後，漢班丑脚大和尚，且脚牡丹花，這一出活捉，演得極好，上海伶人，也改過亂彈，北京的名脚，並那些女伶，頗演全本閻雪嬌，都是帶活捉的，真功夫都不及漢調，然而北京活捉，從此也有了二黃了，閻婆惜與張文遠，一貼並一丑，不一定依着朱蓮芬合楊明玉，出臺都唱梁州新郎，這是活捉近十餘年，在北平的一個大變化。

活捉這出戲，陰氣森森，海上伶人來平演唱，那個扮閻婆惜的且脚，披頭散髮，洗淨了面上脂粉

，把眉稍眼角，都用墨筆勾做倒垂的樣式，身穿青褶子，下繫白色羅裙，兩肩之上，搭些紙錠，用慘淡的電光一照，益發可怕，嚇得些太太小姐並那小少爺們，都閉眼合睛，掩着臉，不願細看，苟慧生說活捉喪氣，所以慧牛唱戲，好加頭添尾，只這一出坐樓殺惜，老老寔寔，依着小桂風路玉珊等，諸老伶的老套頭，張文遠來見閻婆惜起，宋江殺死閻婆惜完，沒有唱過活捉一段，只苟慧生性情活動，今天如此，明天如彼，說他始終不唱活捉三郎，也是不敢保的，這是只就今日而言罷了，不過他總然演唱，也是從大頭上留髮一縷，淡掃蛾眉，再在髻角邊，帶上白紙鬼髮，決不能

好好一個活人，變成一個活鬼，裝那凶惡的模樣，招前臺的反對。

翠屏山在荷門，有一座舞鳳樓，據土人傳說，是潘巧雲梳妝的地方，如泉冒鶴亭曾有詩云，日落翠屏山，驅車過其右，人言潘家女，嫁作楊氏婦，小吏府中趨，空房愁獨守，情天有壞空，佛法無淨垢，阿難戒體毀，觀音鎖骨朽，至今梳獨樓，隱約蔽楊柳，一客聽未終，正襟屢搖首，處初說九百，不上君子口，悠悠滕薛爭，焉能置可否，呼童且晚炊，爲我熱斗酒，宣和今已遙，此事莫須有，這首詩雖不信小說戲曲，結句却說的甚是活動，宣和遺事不載這件公案，周公謹癸辛雜識載那龔開宋江三十六人贊，

有賽關索王雄，沒有病關索楊雄，他那贊語云，調索之雄，超之亦賢，能持義勇，自命何全，關索相傳是關公之子，忠勇有父風，斬人王氏二女，長名王桃，次名王悅，都是全身武藝，嫁與關索，學了娥皇女英，姐妹同事一夫，曹營大將鮑康勇敵萬人，長就銅筋鐵骨，刀槍不怕，只有嗓子眼怕扎，關公斬他不得，王桃用暗箭射着鮑康咽喉，鮑康喪命，鮑康之妻三娘，也是一員女將，領兵替夫報仇，見關索美貌，下馬歸降，願居側室，被周倉冒冒失失一刀砍了，這樣看來，關索是能叫別人婦女，向着他通情的風流人物，楊大郎跌頭跌腦，弄得妻子有了外心，焉能比得關索，似

這等脚色，荀人大可不必認他作同鄉，反正入不了縣志鄉賢傳，這一段話，雖然不盡談戲，却是墨香因看戲文，得的見識，所以寫在觀劇生活裏面，並非茄子扯在東瓜地裏。

還有出貪歡報，演的是張順殺妓女，鬧勾欄，一般名花旦，路玉珊王蕙芳，都會演過，墨香親眼得見，那日下梨園百咏也有一首詩道是，白眼偏加辱，貪歡亦可憐，奚來阿堵物，長續有情天，雀鼠聲相觸，鴛鴦夢不圓，求醫迎遠道，卜夜踐良緣，紅粉容逾膩，青囊術待宜，恩難交頸釋，術枉折肱傳，刀影燈前耀，書痕壁上鮮，梁山東望在，回首意凄然，這一出的情節，

不盡按照水滸原文，他是借題發揮，描寫妓院的積習，用筆十分深刻，後來却不時興，差不多，弄成開場玩意，沒幾個好脚唱了，然而前不多年，荀慧生在濟南唱過這出戲的，是黃潤卿給扮的老鴇，慧生扮的妓女李香蘭，張順殺妓一場，慧生披散頭髮，做出逃生無路的狼狽形狀，臨了被張順揪住胳膊，用刀刎頸，慧生把散髮往後一掄，撲地跌倒，演來也未嘗不像一出正經戲文，只這是一出真正玩笑旦的正工，不是後來興起合青衣花旦爲一門，歷些開門旦派別，取名叫做花衫的那一類，若講扮相說白蹄工三項，自然玩笑且有玩笑旦的拿人去處，要不分青紅皂白，一律當晚出花

衫來看待，未免嫌這類戲的唱詞太少，除掉西皮搖板，仍是搖板西皮，連四句元板都沒有，所以就落了伍，這是時代潮流的關係，不能說是以前編戲人製造不良，也不能說這一出沒精采，天生是開場乏貨，這個李香蘭，雖是歇工戲，也得過筋斗，狠有可看之處，不算配腳。

下河南一類戲，且脚也自稱嫂子我，但這做嫂子我戲評的，不會這一類玩意，貪歡報老鴉合下河南媒婆是一工，田桐秋路玉珊晚年都扮演過的，這個評戲嫂子我也不玲瓏，所以只評皮匠斬妻一類，談自己的閱歷，這一類脚色，沒敢輕易下筆，這叫做不說屎箠話，唱戲的救場，寧可胡說不可不說，評戲的

人們，却是一個反比例，叫做寧可不說不可胡說，不說不露馬脚，胡說就露出來了，評戲嫂子我在貪歡報裏，不能扮鴛子，也不一定像妓女李香蘭，然而派在這一出中間，只能扮李香蘭的，雖說欠些細膩，演到張順殺妓，嫂子我披了頭髮，做那可憐不得價的模樣，倒是熟活，不過細研究，總不免有些肉麻。

目下的戲，講究添頭添尾，准演全本，不要將汁中段，這出貪歡報前半有張旺劫江，據老伶們說，後半上總兵官，追捕張順，梁山派將迎敵，會陣開打，這似乎是畫蛇添足，去掉為佳，戲中張順云，待我題詩一首，安道全看張順所題字迹白云，殺人者安道全也，請問這

是詩句不是詩句，二花臉有將詩句隨寫隨念的，其詞曰，大關勾欄院，殺人安道全，燈前腥血濺，連夜上梁山，小生口中只念殺人安道全五字，倒還符合，再不然，二花臉念待我留下字迹便了，不說題詩，也可以護弄下去，免得自相矛盾，目下政府廢娼，這一出正是廢娼主意，未嘗不可提倡演唱，只座客們，多半不喜歡，戲園為營業起見，不能合他財爺犯警拗，耽悞前後台朋友的生財大道。

貪歡報不是大軸子戲樣，多年沒有派在最後的一出了，田桐秋在中和園同樂園演唱，路玉珊在三慶園慶樂園廣德樓演唱，王蕙芳在文明園天樂園第一舞台演唱，都是放

在壓軸子上，有時還唱中軸子，後邊總派別的文武名戲，不比坐樓殺惜，翠屏山殺山，譚鑫培李鑫甫余叔岩高慶奎馬連良黃月山楊小樓李吉瑞，田桐秋路玉珊楊小朵王蕙芳荀慧生于連荃趙桐珊，動輒把來放在各戲的後面，墨香今日偏要換個調度，用貧歎報來做一回大軸，這篇素描，至此暫擱，管教這出貧歎報，也出一回風頭，只閱盡繁華的陳墨香，是不近於這一類戲了，不合陳子方走一條胡同，墨香總算有主意，詩曰：

萬事勞心不放閒 沉憂畢竟損朱顏
未能一例全拋下 且學邯鄲臥枕邊
這一篇，說到此處，護弄着又算交了卷，且待作者把以後的戲曲

新聞，仔細想一想，再胡謔亂扯出來，請諸大名傢指正，這一台小戲，是張順殺院收科，下次開場，要從武松殺嫂演起，却合崑曲旦脚三殺篇中話頭，略有更變，以免重複取厭。

浙江興業銀行廣告

資本金四百萬元
公積金二百四十七萬餘元

(總行) 上海 北京路
(分行) 杭州 三元坊 南京 昇平橋 漢口 歆生路 天津 法租界梨棧

北平 公安街新大路
(支行) 鄭州 大同路 其他國內外均有代理處

北平分行
電報掛號 有線電二八一四 無線電一二八一四
電話 經理室 東局一六〇〇
營業室東局三三三〇

秋葉隨筆（四）

綠依

陳與郊——集戲名詩——讀離騷——瞿園雜劇——陰陽判——飛父傳——蓮蓮嫁妹——綵樓

——戀情風三種曲

陳與郊

李卓吾先世原姓林，蔣士銓先世原姓錢，今更知陳與郊先世原姓高，陳其元庸閒齋筆記云：余家系出渤海高氏，宋時以助教隨高宗南渡，籍臨安，始祖車國公諱諒者，明初居仁和之黃山，游學至海寧，困甚，偶憩趙家橋上，忽墜於水，陳公明遇，設豆腐肆於橋側，晝寢，夢青龍蟠橋下，驚起，見一男子方入水，急援之，詢知世族，乃留之家，公老無子，止一女，因以女妻之，而以爲子焉，東園公一傳爲月軒公，諱榮，承外祖姓爲陳氏，世業腐者起必戍以夜，一日於門隙見雙燈野外來，潛出窺之，則一儒衣冠者，一

道士也，道士指公旁一地曰，此穴最吉，葬之，子孫位極人臣，有一石八斗芝蔴官數，儒冠者曰，以何爲驗，日以鷄卵二枚坎其中，明日此時鷄子出矣，乃於懷中取卵埋之而去，次日公起磨腐，忽憶前事，往探其處，則巖然二鷄籠也，正駭異間，又見雙燈遙遙至，雖已出殼不能埋，急於室中取卵易之，而屏息以俟，二人者至，掘之，則仍卵也，儒冠者咎其言之不驗，道士遲疑良久曰，或氣運尙未至耶！遂去不復返，居久之，公乃秦東園公骨葬其中，二世之後，遂有登科者，至今已三百年……十世祖風山公諱中漸，月軒公會孫也，爲諸生，以春秋名其家，性落拓，喜周人

之急，所貸予常折卷不責償，市有持贖銀行，哭甚哀者；公問知，方爲里僧所欺，即自探懷中銀如數贈予之，有丁氏鬻產，既收價徒矣，復據之，公憐其貧，爲更授價及割他產予之如此者三，歲旱，出穀三百斛賑飢者，帥一鄉之人禱雨，雨亦獨徧一鄉，鄉人語曰天道不偶視陳叟，其爲值德類此，公歿後邑人請祠之鄉賢，入祀之明日，而芝生於祠之左楹，明日又生，其數七至九，其廣六七寸至三四寸，其色紫，其狀若牡丹其香網縕若都，梁鷄否然，邑人觀之，無不嘆爲奇瑞，乃署其樓曰紫芝，吳人王穉登爲之記，公二子，長與郊以進大官至太常寺少卿，次即余九世祖與相，以進士官至貴州布政使，孫祖道官蒞遼巡撫，曾孫之遜官少保宏文院大學士云云。

集戲名詩

千鍾祿傳奇末齣有詩二句云：一種情深萬事足，鴛鴦錦遇永團圓，按一種情明沈璟作，萬事足保馮夢龍作，永團圓係李重玉作，至於鴛鴦錦一種則迄未見

著錄亦不知作者爲誰，當亦明末時之作品，又諸人樓堅瓠集中載有戲目詩數首，其詩云：瑞玉裝成翡翠鈿，畫中人去奈何天，焚香喜拜鴛鴦塚，投筆愁看燕子箋，一種情深萬事足，二奇緣淺想當然，白羅衫染雙紅淚，水滸桃花笑獨眠，紅梨花發縮春園，拜月陳情祇自言，喜慶有餘堆夢，懷香不斷憶還魂，玉簪記盒晨開篋，金鎖幽圍晚閉門，彈罷琵琶檢書讀，翠屏山外四聲猿，百花亭上占花魁，女狀元推女秀才，療妒羹休烹白兔，歲寒松已映紅梅嫩收錢釧金鈿盒，問解連環玉鏡台，四節何時開口笑，繡襦還帶淚痕裁，檢點南樓百寶箱，雙珠猶在舊羅囊，君提寶劍清風寨，妾守荆釵灑雪堂，嶺外驚鴻蕉帕繫，池邊躍鯉錦箋藏，西遊塞上馬陵道，東郭邯鄲是故鄉，（以上四首錄自解人頤）文章用到女開科，臚唱三元四景多，碧玉串垂金印佩，珍珠衫掛瑞霓羅，九蓮燈燦全家慶，六月霜寒易水歌，寄語西園折桂客，萬年歡賞在南柯，種玉人歸四喜前，軟橋畔釣魚船龍膏能續情燈影

，獅吼休驚畫舫緣，五代榮華長命縷，雙冠詰勅永團圓，文星現顯英雄傑，河上盟情合鏡年，金雀啣環義俠奇，贈書雙捷報家知，香囊擬貯珊瑚玦，玉合還藏琥珀匙，孔雀屏開三桂候，芙蓉影畔四賢詞，錦衣歸第滿床笏，吉慶圖成題塔時，盤蛇山下醉菩提，祝髮西廂憶小尼奇衫溫透胭脂室，綠綺裁成芍藥辭，漫把雙魚題扇贈，莫忘玉玦繡鞋期，琴心徵逗牟尼合，人獸開分五福虧，（以上四首作於康熙三十年辛未）

鐵冠圖傳遊國疑，贈書遠遞古城陴，出師表奏千忠祿，博浪沙邊百鍊錘，文武合垂名將傳，英雄槩列黨人碑，量沙運鬢男兒事，不望金錢賜繡旗，鴛鴦箋素寄情郵，十二紅妝集綵樓，玉玦彫成龍虎嘯，金貂擬易鸚鵡裘，石管鏡現蓮花笈，照世盃浮竹葉舟，喜稱人心金不換，並年歡賀赤松遊，盤陀山上醉菩提，祝髮·西園憶故知，繡佛閣中裁寶勝，錦蒲團畔整鸞鏡，春燈謎語青樓約，再世姻緣紅葉詩，莫戀繡鞋情不斲，牟尼合是順天時，忠孝坊中忠孝全，三生石注

巧團圓瑞霓羅綉鴛鴦珮，銅雀硯描花葉緣，玉尺樓頭懸寶鏡，望湖亭畔植金蓮浣紗不羨雙冠詰何用青衫伴綵箋（以上四首作於康熙四十年甲申）

以上十二律中所叙傳奇雜劇名目不下百五十餘種，其中曾見著錄者固不少，而未見著錄者如翡翠鈿二奇緣雙紅淚河上盟芍藥辭文武合龍虎嘯等亦頗不少，有志校補王氏曲錄者，頗可用作參考也。

曲錄載葉稚斐所作傳奇中有遜國疑一本，注云即鐵冠圖，（按王氏係根據支豐宜曲目表）今既二名同見於一句中，足証其非是一物也，又玉尺樓一種，今皆知係盧見曾所編，然秋鏡叢話云，差下朱公放棄善指頭生活，工鐵，尤長於填詞，乾隆辛巳秋過於蔣秋崖有穀堂中，遂與定交，有米顛之癖，而面遭天際，絕似世所謂羊肚石者，時盧雅雨齋維揚新譜旗亭畫壁傳奇傳之蘇，朱酒後閱之即大加塗抹，正其膠誤，雅雨聞而具禮延致，今玉尺樓是其手筆也云云，按此玉尺樓傳奇當成於乾隆辛巳以後，褚氏之詩則遠在康熙中

葉，可知玉尺樓傳奇必另有一本也

讀離騷

讀離騷雜劇，衍屈原事，全劇大略以楚詞天問卜居二篇爲第一折，以雲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諸篇爲第二折，第三折謂洞庭君憐屈原之志，使白龍化漁父，勸勿自沈，不從，因迎入水府爲水仙，則借用漁父篇而加以點染者也，第四折接入宋玉作賦，感巫山神女入夢，臥三日，醒而告王云，其師屈平，見爲洞庭水化，五月五日，乃其忌辰，欲招魂歸葬，乞王遣巫陽奠祭，並令，土人駕舟江中，競渡援救，此借宋玉有招魂之詞，神女高唐之賦，幻出空中樓閣以爲結束也，按尤氏所作樂府六種中，以此本爲最數百年來罕見之傑作也，昔人謂近體不，古體，而詞又不近體，江河日下，遂衍而爲詞餘如所以然者，非語不敵蓋力不敵也，自徐天池一出，遂盡雪此恥，爲其繼者其歸元恭尤西堂乎？如讀離騷第一折混江龍云：小兒造化，七顛八倒總由他，我問他、九重誰登？八

柱誰加？我問他女媧手怎黏補五色石？我問他康回頭怎撞漏百川注？我問他五百八十九分老義和打過幾盤算？我問他二億三萬餘里莽章亥踰破幾雙靴？那日月呵呀爲甚急忙忙跳雙丸鳥飛兔走？那星辰阿，爲求密叢叢編五珠虎攫龍拿？那雲霧阿爲甚糾纏縵白馬黃牛陳海市？那雷電呵，疾轟轟可是玉女投壺撞石鼓？那霜雪呵可是瑤姬剪綵繡琪花？那虹霓呵光閃閃跨橋梁死人題柱？那河漢呵響軋軋弄機杼若個乘槎？那已呵顛巍巍半青天誰堆起千岳萬嶂？那水珂古都鄰平白地怎塌下九曲三巴？說不盡中天外大人國，女子國，毛民國，誰認得程途兜塔？記不起上古前循蜚記因提記禪通記怎曉得譜謀報芽？設調停揖讓征誅酒三杯棋一局，硬分張中國蠻貊盤四角路三叉！可怪的馬出圖龜出書，更死麒麟哭斷二百年魯史，可疑的燕生商熊生爰并活鳥翼技起三十世周家，可詫的四目顛鬼泣神號只一畫亂演典墳丘索，可憎的一足嬰鳥儀獸舞費百拜強分凶吉賓加，最奇的畫九鼎，魑魅罔兩四乘推開碼

石，最巧的排八陣龍虎烏蛇，一竿釣出琅琊，可恨的
酒地肉林無愁天子儘消受玉杯衆箸，可惜的夏台萬里
有道聖人也不免鐵鎖銅枷，天哪，若是勸忠呵，不見
那莫弘血比干心鏤劍鴟皮吳國恨！若是教孝呵不見那
伯奇峰急子節偏衣金玦晉軍譁？若是愛才呵，不見那
孔先生孟夫子抵掌高談整日價贏馬棧車休館舍若是惡
佞呵不見那衛大夫宋公子脅肩諂笑一般兒峨冠博帶坐
官衙！若是福善呵不見那西山上絕粟薇千載飢寒鳥啄
肉，若是禍淫呵不見那東陵下膾肝吮血終朝醉飽虎搖
牙？說富呵有那陶朱公散千金怎教苦黔婁曳杖操瓢檻
纒模樣，說貴呵有那蘇季子相六國怎教老侯嬴抱關擊
柝冷淡生涯？論年呵可笑那顏彭祖八百歲一世龍鍾偏
則是顏回少年白髮，論貌呵可厭那蠢無鹽三千人一身
寵愛偏則是葬西施薄命黃沙！一樁樁皮裡陽秋寫不完
董狐筆，一件件眼前公案載不了惠施車，便百千年難
打破悶乾坤，只兩三行怎子盡愁天下休怪俺書生絮聒
，且聽上帝嗟呀。

尤侗字同人又字展成，一字悔庵晚號良齋，自稱
西堂老人，長洲人生於明萬曆四十六年，少有才名，
弱冠補諸生，歷試於鄉不售以貢調選除直隸永平府推
官，吏治精敏，不畏強禦，怙勢梗法者，逮治無所縱
，坐撻旗丁，鐫級歸，康熙十八年召試博學鴻儒授翰
林院檢討，分修明史撰志傳多至三百篇，居三年告歸
，先是侗所作詩文流傳禁中清世祖以才子目之，後入
翰林聖祖稱爲老名士，天下羨其榮遇，比於唐李白云
，三十八年南巡至蘇州，侗獻平朝頌萬壺詩，帝嘉焉
，賜御書鶴棲堂匾額，四十二年南巡時又賜御書一幅
，即家授傳講，蓋異數也，四十三年卒年八十七歲其
詩詞古文才既富贍，復多新警之思，體物言情精切流
聲，每一篇出傳誦徧人口，平生著述甚富，有全集五
十卷，餘集七十卷鶴棲，堂集十卷及鈞天樂傳奇一種
讀離騷，桃花源，黑白衛，清平調弔琵琶等雜劇五種
，弔琵琶譜昭君事而續以蔡琰陷胡酌酒弔青塚事，清
平調譜李白發科事，謂太白大魁天下，杜子美孟浩然

皆同年登第，明皇以三子詩卷送貴妃鑒定，貴妃取太白壓卷，賜宴曲江，楊國忠陪席李龜年賀懷智永新念奴等奏樂，高力士傳旨特賜荔枝解醒云云，黑白衛演聶隱娘事，桃花源演陶淵明事以歸去來詞概括而成第一折以白衣送酒王弘令龐通之招潛共飲山下爲第二折，以入廬山謁遠公遠公送過三笑爲第三折，以淵明造生壙由祭及周續之輩來弔爲第四折而以入桃源洞成仙結之。

瞿園雜劇

瞿園雜劇正編五種：仙人感，藤花秋夢，孽海花，暗藏鴛，賣簪郎。續編五種：東家壘，鈞天樂，一綫天，望夫石，三割股，太湖袁小佛所作也，續詩人徵略云：袁祖光字小佛又字瞿園安徽太湖人，以名進士觀政銓曹隨班入值，不事奔謁，性情瀟灑，有乾嘉老輩風趣，交友以，誠有言必踐，自謂生平未嘗作偽，沈太侔戴撰時賢品目以八字評瞿園云「和而不流介而有字」真知瞿園者也，爲駢儷文流麗雅近六朝，尤

長於南北曲，所謂長人賺東家壘等雜劇傳唱一時，二十年得詩不下數千首刪存若干刊爲瞿園詩草十卷近體平和莊雅宗派極正，五言優於七言，古體古優於近體，今日詩家射雕乎也

按袁氏所作戲曲頗夥；已印行者，就余所知，則僅上列十種，其餘於瞿園雜劇初編序中曾述列云：余性不喜聲伎，於紅氍毹場工尺譜未甚考究而酷嗜元明園朝名人南北套曲，十年前遊吳楚湘汴，搜羅善本百數十家，握管輒一效顰，擬雙合鏡，支機石，鳴夷恨，紅娘子傳奇數種各數十齣，以筆稚腕弱，排場多誤未敢出與周郎一顧也，癸卯後客京師，傭牘之外，笨車簸塗，恒苦無暇，暇亦不能構思，花晨酒夕，朋輩翫觀場，或有感觸，信口吾吾，伸指拍几，每劇作小套一二則，仿古人四聲猿龍舟會之例，有仙人盛，藤花秋夢，金華夢，暗藏鴛，長人賺，東家壘，西江雪神玉津園諸目。

陰陽判

陰陽判傳奇二卷，共二十八齣演朱孝子事，題云醉竹主人述略他山老人填詞，蓋海寧查慎行所作也，第一齣弁言云，蕉硯塵封，鸞箋蟲蝕，十年不秉春秋筆，偶括別錄聽聲冤心傷孝子青衫濕，屈陷難平，悲哀罔極，補天孰鍊媧皇石，憤呼斗酒譜宮商，助君楚塚鞭三百（踏莎行）義憤朱翁，賤飢起釁，席間觸怒元兇，計擒群獸畢命一宵中，孝子哭求檢抵，法網漏巧計鑽營，控轅門黃堂情面，雷電震虛空，冒死馬前歷控，戴天有恨割刃無庸，毀形滅性，一慟九原從，感得任公陰殛，鐵鞭贈夙怨銷鋒，旌純孝一堂歡聚，千古被恩榮。

按他山名嗣璉，字夏重浙江海寧人也，少受學拉黃梨洲之門，治經，邃於易，第又天縱異才，深沈好左，於書等所不窺，而其生平所癖好者唯於詩於山水於朋友，至于進取榮利之途泊如也，少日爲諸生即杖策從軍，出入牂柯夜郎之境，以及齊魯燕趙梁宋之區

七

，驛壁郵亭，揮灑殆遍，又嘗渡彭蠡，過洞庭，登匡廬五老之峯，探武夷九曲之盛，尋無諸之故墟，訪尉佗之遺跡，江山神助，詩益富而且奇，同邑楊侍郎雍建開府貴州，入幕府，時吳三桂尙未平滅決機命將轉戰崖背間凡兵謀查氏多與焉，歷三載貴州平，欲論功以聞于朝，固辭，乃之京師，公卿大夫咸以國士禮之，康熙丁卯戊辰（康熙二十六年二十七年）間京師梨園子弟以內聚班爲第一，時錢塘洪防思著長生殿傳奇初成，授內聚班演之，大內覽之稱善，賞諸優人白金二十兩且向諸親藩稱之，於是諸王府及各部大臣凡有宴集必演此劇，而纏顯之賞其數悉如內賜，先後所獲殆不資內聚班優人固語洪曰，賴君新製，吾獲賞賜多矣，請張宴爲君壽，而即演是劇以備觴，凡防思之所交遊，當邈之俱來，乃擇日治具大會於生公園，凡名流之在都下者，悉爲羅致，獨不及趙星瞻徵介，時趙適館給諫王某所乃言於王促之入奏，謂是日係國忘，設宴張樂爲大不敬請按律治罪，奏入得旨下刑部獄，凡

士大夫及諸生除名者幾五十人其中以查氏及趙秋谷爲最著，（註一）後趙竟致廢置終身而查却改名慎行字悔餘（一說別號悔餘庵主人）又號他山老人於康熙三十二年舉順天鄉試四十一年聖祖東巡以大學士陳廷敬李光地張玉書先後奏荐，驛召至行在賦詩，詔隨入都直南書房，四十二年特賜進士出身改翰林院康吉士散館授編修，時慎行族子昇以諭德侍直內廷且久，宮監輒呼慎行爲老查以別之，帝幸海子捕魚賜群臣命賦詩，慎行有笠簷囊挾平生夢臣本烟波一釣徒之句，俄官監傳烟波釣徒查翰林。時以比春城寒食韓翃傳爲佳話，會比歲西巡，凡幽岨之區，旣脫之境，爲從古詩人所未歷，慎行悉以五七言發之每奏一篇席未嘗不動色稱善，又常隨駕木蘭，褰衣擔服行山谷間，帝望而笑曰，行者必慎行也，其風度如此，尋兼武英殿修書總裁直廬同僚各任采輯，而先生董其成，平生恬退重名節，有在事者待同僚以非禮先生起爭之，其人將構毀焉，遂告歸，群公留之不可，饋之饘弗受，旣歸里杜門著述

，而山水之興未衷，復南遊閩粵，久之始歸，後以其弟禮部侍郎嗣庭獲罪牽連被逮同產弟妹並譴戕，世宗固籍嗣庭家得慎行詩集覽其紀恩諸作謂侍臣曰，查某忠愛拳拳每飯不忘君杜甫流也乃獨見原暨其子克念放歸田里雍正六年卒，年七十八，浙江稱詩者首推朱彝尊，慎行湯左曾繼之，所著敬者堂集五十卷（註二）合生平所歷各爲一集多至五十三種，黃宗羲比之陸游，王士禛則謂奇則之才慎行遜游，綿至以思遊遜慎行，所評良兄，五七言古體尤近蘇軾曾補註蘇詩五十二卷（註三）其斯人爲詩，謂詩之厚在意不在詞，詩之雄在氣不在貌詩之靈在空不在巧，詩之淡在脫不在易，可謂通論蓋白明人喜稱唐詩至清朝初年嫌其窠臼浙深往往厭而學宋，粗直之病亦生焉，得宋人之長而不染其弊固當於慎行屈一指云其他著作又有周易玩辭集解十卷陪獵筆記黔中風土記廬山記人海，記得樹樓雜鈔等。

（註一）按此事見虞山王東淑柳南隨筆海梁紹壬兩般

秋雨庵隨筆却云黃六鴻者康熙中由知縣行取給事中入京物及詩稿編送諸名士，至趙秋谷贊善，趙答以柬云，土物拜登大集壁謝黃遂銜之刻骨，乃未幾而有國喪演戲之事黃遂據實彈劾，朝廷取長生殿本閱之以爲有心諷刺，大怒，遂罷趙職，而洪昇編管山西，京師有詩詠其事，令人但傳可憐一曲長生殿繼送功名到白頭兩句，不知此詩原有三首也之其一云，國服雖除未滿表，如何便入戲久場，自家原有些兒錯，莫把彈章怨老黃，其二云，秋谷才華迴絕儔，少年科第儘風流，可憐一曲長生殿繼送功姓到白頭，其三云，周王廟祝本輕浮，也向長生殿裏遊，抖擻香金，求脫網，聚和班裏製行頭，戴璐藤蔭雜記則謂：趙秋谷執信去官，查他山慎行被議，人皆知於國忌日同觀洪昉思昇新填長生殿，昉思顛蹶終身，他山改名應話，秋谷一蹶不振

，贈他山云：與君南北馬牛風，一笑同逃世網中，竹捲贈洪句：梧桐夜雨詞凄絕，蕙苴明珠謗偶然是也，近於吏科見黃六鴻原奏尙有侍讀學士朱與侍講李澄中臺灣知府翁世榮同宴洪寓而無查明不知何以牽及蓮坡詩話云：洪昉思以詩名長安，交遊宴集，每白眼蹠坐指摘古今，無不心折，作長生殿傳奇儘刪太真穢事深得風人之旨，一時朱門倚席酒社歌樓非此曲不奏，纏頭爲之增價乃好事者借事生風旁加指斥，以致秋古初白諸君子皆挂吏議，此康熙己巳秋事也秋谷贈初白詩有與君南北馬牛風一笑同逃世網中之句，初白答以欲逃世網無他語莫遣詩名萬口傳，又云竿木逢場一笑成酒徒作計太憨生，荆高市上重相見搖手休呼舊姓名，後庚寅九日郭子宮於花密居招同人社集演長生殿傳奇，初白老人不及赴以絕句米之云：曾從崔九堂前見，法

曲依稀餽段傳，不獨聽歌人散盡，教坊可有李龜年，上家紅顏與自酣，風光重說後三三，老夫別有灼香曲，憑向聲聞斷處參，感慨係之矣

(註二)沈廷芳查慎行行狀云：有敬業堂集四十八卷，續二卷，詞二卷。

(註三)沈廷芳查慎行行狀云：蘇詩五十卷，各集八卷。

飛叉陣

皮黃戲中有飛叉陣一劇，演漢馬援征牛邏故事，內中一場有夷人三五被擊仆地作徑直不能起狀，初不知其故，後聞人言，外國人以帶緊束兩腿，行動頗不便，仆起則腿僵不能立起，當時以為不過市井無知者之愚論而已，今閱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卷八載道光十九年己亥八月庚辰欽差大臣兩江總督林則徐兩廣總督鄧廷楨奏摺中云夷兵除槍礮之外，擊刺步伐信非所嫻，而其服纏束緊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無

能為是其強非不可制也云云，以對疆大吏亦竟發此不通之語，殊為可笑，飛叉陣劇，或即受此影響。

鍾馗嫁妹

鍾馗嫁妹一劇，至今膾炙人口按此劇係天下樂傳奇中之一折，天下樂傳奇張心期作演鍾馗故事，略謂：杜平字鈞卿，杭州錢塘人，累世為商，家資巨萬，父母早亡未及婚娶，與金陵李四錫已任安丹徒孫立姑蘇吳彥正同業營生，意氣相得，願散資財普濟羣民，平拯濟江浙將徧，自往都下淮揚，而出資八十萬令人分濟四方，一往滇貴一往齊燕一往湘川楚隴一往閩越，於是吳越分野常有金光五道亘天起，時鍾南山秀士鍾馗與妹媚兒同居聞唐高祖開科取士，欲赴京應舉，貧乏無資，平在長明寺中，大捨錢帛穀米，馗聞其名，詣寺訪之，平即邀至家中，贈百金為資斧，佐以寶劍，馗為人好剛使氣，乘醉入寺，寺僧方為杜作瑜珈道場，延請法師施食，馗見大詫，以為妖誕，毀榜毆僧，且謂平日，人之禍福在天何得託名于鬼，若鬼果

能作禍於人，是爲害人之物，必當盡殺而啗之，諸餓鬼訴於觀音大士，大士知其正直，後將爲神，而怒其謗佛，乃令五窮鬼損其福，五厲鬼奪其算，魘赴京旅次，瘡瘡及稍愈，由徑道往長安，夜抵陰山窮谷中，爲衆鬼所困，變易形狀，紺髮墨面，叢生怪鬚，塞土于口而去，魘入京就試，獲中會元，殿試之時，以貌醜

被黜，自觸殞身，大鬧鄴都，冥王奏知玉帝，玉帝憫其正直無私懷才淪落封爲驅邪斬祟將軍，領鬼兵三千專管人間祟鬼厲氣，初魘之赴舉也，平厚賜其家，且使婢爲其妹役，魘深感之，平以貿易入都，魘方登第，以妹許平，未及嫁而魘爲神，時天子御朝八方王子萬里入貢，云觀五道祥雲輝映中國，而其時適三月不雨，有旨問袁天罡，天罡云，五雲之瑞應在五夫，及召平等入見，平訟魘冤，請爲立廟褒封，三日甘霖必沛，乃贈魘狀元而令平等禱雨，如期雨降，遂拜平天下五路大總管，魘踐前約親率衆鬼，笙簫鼓樂燈火車馬，自空而下，以妹嫁平，五人復受玉帝之勅爲五路大

將軍，又令多寶天尊賜以天女綉花雲蟒五件，辟邪金盃五頂，其僕招財利市俱得並封云云，按吳自牧夢梁錄載：入臘街市即有丐者三五人爲一隊裝鬼神判官鐘馗小妹等形敲鑼擊鼓沿門乞錢名爲打夜胡云云則宋代已有演鍾馗嫁妹之戲矣。

綵樓

戲劇小說中每有綵樓招親事，不知何從出，按嫩煌寫美之俗文佛本行集經中叙云：是時太子已訖，漸漸長口，口學人間技藝，忽乃得成，或於一日，太子憂愁不樂，專心學善，不戀人間，大王聞知，亦生憂悶，大臣云，主憂則臣辱，主辱則臣死，臣啓口口臣有卿有何計教？「但遣取一半戀之人」，「何者爲半戀之人？」「取一口婦便是半戀」，大王道「則排批與娶新婦」太子聞說遂走大王「口兒取其新婦，令巧匠造金指環，手上帶之，父母及兒三人知口，口若與兒有緣，知兒手上金指環者則爲夫婦」大王聞太子口口，遂遣國門高縛綵樓，召其合國人民，有在室女者，盡令

與採口口齊集，當令太子自揀婚對，太子於綵樓上便思發願：並口前上生眷屬，如我手上指環之者，即爲夫婦，是時有釋種婆羅門，一名摩訶那摩，女名耶輸陀羅，綵樓便發言吟：

與前生殿口結良緣 賤妾如今豈敢專

是日耶輸再三請 太子當時口口環

吾國戲劇小說受釋家影響之處頗多，則綵樓招親一事，或即由此而來，惟此是男招女而戲劇小說中多係女招男爲略異耳。

瘞情廬三種曲

瘞情廬三種曲，一鳳凰杯，二少年遊，三一文錢，乾隆五十四年刊本，題云烟 客撰，姓名未詳，三種文詞皆極平庸，惟其本事則皆饒趣味，而穿插亦警俏緊湊，疑係內行所製，專爲歌場應用者也。

鳳凰杯，述明正德時有邊將韓瑞者，本綠林出身，性粗暴而貪婪好色，每醞酒闖入民宅，肆意騷擾，士卒少拂其意則鞭扑立下，是以人咸怨之會番兵入寇

塞上一夕數驚，而韓仍旦旦醉宿妓家，不事防禦，番兵偵知之，以輕騎夜襲其營，韓部猝不及防，狼狽潰遁，番兵乘勝追擊，連下十數城，隴西大震，有願遷者，江南人，官大理寺正卿，以清正稱於時，具摺入奏，請戮韓以申國法，韓遂駢首西市。旋願以病卒於官，以生平清廉，頗無積蓄，家境殊蕭索，一子文玉，年尙未冠，奉寡母而居，賴舅氏時周濟，得免凍餒，某年文玉以應試入京，一日行至山東道上，因車行過緩未及站而日已暮，俄至一處，叢林茂密，紫嶺嵯峨，正倉皇間，忽喧聲大起，塵埃迷漫，則十數騎已蜂湧而至，擄文玉入山，至山則有黑面虬髯者坐廳前，數嚙囉環伺於側，衆盜挾文玉而進，虬髯者略問戰族，文玉一一實對，虬髯者忽勃然變色，怒目按劍邦指而罵曰，賊吾，父爲汝父所害，每思手刃其節而甘心，今汝自投羅網，殺汝亦稍快吾意，繼而又顧左右而言曰，今宵東山二大王納寵，吾等皆宜往賀，姑留彼多活一夜，俟明朝發放，即有數嚙囉牽文玉至後山

，納諸一斗室中鍵戶而去，文玉自念不幸遭此強暴，萬難脫生，惟家中慈母尙朝朝凝望捷音也，不覺潸然淚下，昏昏睡去，忽覺有人以手拍其肩，時皓月當空穿窗而過，室中頗明亮，文玉回首視之，則女子年約十六七孀娜窈窕不啻天人也，女子自稱妾名燕玉，本山大王韓豹之妹也，吾父韓瑞以喪師受誅，遂隨兄至此，剪髮落草據山爲寇，頃聞嘍囉輩言君被擄至此，將剖腹以祭吾父之靈，妾思吾父本以失機獲罪，豈應施怨於言官，而無故殺害忠良之後，然吾兄性殊暴，非諫言所可稍動，力爭則恐傷手足之情，今乘其外出未歸，暗放君逃生，文玉驚喜而泣，燕玉又云：吾兄肆意妄爲早晚必敗，妾身必遭株累，察君之才貌非長貧賤者，如不棄蒲柳陋質，願不惜自荐之羞，爲郎君終身執箕帚，文玉曰，蒙釋，已感恩無涯，豈應更有他望，然既承垂眷，敢不從命，燕玉遂出綉囊一予文玉，囑曰，此中有全珠釵釧數事，敬以贈君爲赴京川資；更有鳳凰杯一對，稀世之珍也，郎君此去如能得

中，望速遣人來迎，以遂姻盟，距此山西南十五里，有鎮名馬口，有酒肆一，其主人朱媪，爲妾之姨母，可由彼轉達消息也，不幸而落第，可將此鳳凰杯呈獻於上，必得顯職，遂引文玉由閒道出山後曰由此向西北行是赴都之捷徑，速去速去，文玉曰小生蒙恩，幸脫虎口，但令兄歸來，察知係小姐所縱，必生他變，奈何？燕玉曰妾身幼承異人傳授，武藝遠出吾兄之上，被縱察知不敢奈我何也，遂依依而別，數日後，文玉已過濟南而北，有陸文裕者亦一赴試舉子，與文玉遇於途，相談甚歡，結伴而行，一日，陸邀文玉飲，文玉醉後娛洩鳳凰杯事，陸故無賴，頓萌惡念，乘機以帶勒文玉斃，奪其財物而去。文玉被勒，并未致死，未幾即漸甦，始知爲陸所害，欲繼續入京，苦乏資斧，遂暫隱名受傭於富戶朱翁家。一日偶題詩於園壁，爲翁所見，奇之，詢其家世，知係故人子，遂認爲義兒，并爲治裝北上，應試竟獲冠軍，時陸已以進寶得封翰林學士，聞文玉未死，且中狀元，料事將洩，

一夕遁去，韓豹回山後，察知文玉爲燕玉釋放，大怒，然素畏其妹，未敢發作。後以規鏢車爲鏢師所傷而死，燕玉遂代統其衆，聞陸文裕以進室封學士，誤保文玉，日盼喜音，久之竟寂然，以爲必文玉負心也，殊恨恨，一日聞報文玉以省親經山下，遂率兵劫之，痛責文玉薄倖，文玉茫然不知所以，適燕玉部屬掠得文裕入山，細究始末，燕玉始釋然。

少年遊演李師師事以宋人李師師外傳爲主，而雜以周邦彥及宣和遺事中所叙賈奕事，略云宋時有陶翁者會官總，兵晚年退居鄉里，有子名夢龍，亦習武，幼曾聘鄭氏女憶虹爲妻，未及婚娶，遭王則之亂，鄭氏一家大半爲賊所害，憶虹爲人誘至京師，售於倡家李姥，取名師師，比長色藝絕倫，遂名冠諸坊曲，道君皇帝即位，好事奢華，而蔡京章惇王黼之徒遂假紹述爲名，勸道君復行青苗諸法，長安中粉飾爲饒樂氣象，市肆酒稅，日計萬緡，金玉帛，充溢府庫，於是童貫朱勛輩復導以聲色狗馬宮室苑囿之樂，凡海內奇

花異石，搜采迨徧，築離宮於汴城之北，名曰艮獄，帝般樂其中久而厭之，更思微行爲狎邪遊，內押班張迪者，道君所親信之寺人也，未入宮時爲長安狎客往來諸坊曲，故與李師師善，爲道君言師師色藝雙絕，道君心豔焉，翌日命迪出金珠寶玩，詭云賈人趙乙願過廬一顧，姥利金幣，喜諾，暮夜，道君易服雜內侍四十餘人中出皇城至鴛鴦坊，帝麾止餘人獨與迪翔步而入，姥出迎，慰問周至，欸治良久見姥擁一姪嫻嫻而來，淡粧不施脂粉，衣絹素，無豔服，新浴方罷，嬌語如出水芙蓉，見道君意似不屑，貌殊倨，不爲禮，姥與道君耳語曰，兒性頗復勿怪，道君於燈下凝眸視之，幽姿逸韵，閃爍驚眸，問其年不答，復強之乃遷坐他所，姥復附道君耳曰，兒性好靜坐唐突勿罪，遂爲下帷而出，師師乃解玄絹褐衣，衣輕縑，捲右袂，撥壁間琴，隱几端坐，而致平沙落雁之曲，輕擺慢撥，流韵淡遠，道君不覺爲之傾耳，遂忘倦，比曲終，雞唱矣，道君極攀離出，略進點品清茶，旋起去，

內侍從行者，皆潛候於外，即擁衛還宮，姥私語師師曰，趙人禮意不薄，汝何落落乃爾，師師正色曰：以女兒清白之身，不幸淪而為倡，更爲欲迫以媚顏事人者，寧死耳，姥知師師性烈亦未敢過逼，因嘆曰：兒強項，可令御史裏行，已而長安人言藉藉，皆知駕幸隴西氏，諺聞之大恐，日夕惟涕泣，語師師曰：詢是夷吾族矣，師師曰：無恐，上肯顧我，豈忍殺我，且疇昔之夜，幸不見逼，上意必憐我，惟是我所竊自悼者，實命不猶，流落下賤，使不潔之名上累至尊，此則死有解辜耳，若夫天威震怒，橫被誅戮，事起佚遊，上所深諒，必不至此，可無慮也，時陶夢龍以蔭襲得職，并已以功投京營兵馬都監，聞師師之名，微服往遊師師詢其邦族，和係其未婚夫，遂詳述始末二人抱持痛哭夢龍欲爲師師脫籍，李姥索萬金，師師私語夢龍曰：妾久已籌贖身之計，數年以來，已私積有約七千金，更待一載萬金不足慮也，請郎君努力前程，無爲此憂悶也，一日這道君皇帝又幸師師家，偶夢龍先

在焉，知道君至，遽匿床下，道君自携新橙一顆云係往南初進來，遂欲師師共剖食，小坐即去，夢龍因概括成少金遊云，「並刀如水，吳鹽勝雪，纖手破新橙，錦幄初溫，獸香不斷，相對坐調笙，低聲問向誰家去，城上已三更，馬滑霜濃，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翌日師師因歌此詞，道君問誰作，師師奏云：係陶夢龍詞，道君大怒，次日坐朝，諭蔡京云：京營兵馬都監陶夢龍，治軍不嚴，尅扣糧響，如何不案發來？蔡京固知所以奏云：容臣退朝查問，續得復奏，蔡京退朝，遂召兵部至，以御前聖旨諭之，兵部云：陶夢龍治軍頗有名將風，且無尅扣軍餉事，蔡云上意如此，只得遷就將上，得旨，陶夢龍職事廢弛，發往邊塞效力。隔一二日道君復幸師師家，不見師師，問之，知送陶都監，道君方以夢龍出國門爲喜，既至不遇，坐久至更初，李始婦，愁眉淚睫憔悴可憐，道君大怒云：爾往那裏去？師師奏云：臣妾萬死，知陶夢龍得罪，發往邊關，略致一杯相別，不知官家來，道君益怒

罵曰：夢龍何許人，竟勝過寡人耶？師師泣曰：妾身幼時曾受夢龍之聘，以王則作亂，遂致分散，然夢龍誓不更娶，妾亦豈忍相負！言次不勝悲泣，道君亦頗爲之感動。因問曰：夢龍臨行有詞乎？曰：有蘭陵王詞，道君曰：試爲朕歌之，李奏云：容妾奉一杯，歌此詞爲官家壽，其詞云：柳陰直，烟裏絲絲弄碧，隨堤上會見幾番，拂水飄綿送行色，登臨望故國，誰識京華倦客，長亭路，年去歲來，攀折柔條過千尺。聞尋舊踪跡，又酒趁哀絃燈照離席，梨花榆火催寒食，愁一箭風快，半篙波暖，迴頭迢遞便數驛，望人在天北，悽惻，恨堆積，漸別浦縈迴津堦岑寂，斜陽冉冉春無極，念廿載萍踪十年浪跡，追思前事似夢裏淚暗滴，道君稱善，次日即命加夢龍爲統制，防守河北，並賜師師金珠，價值數萬，俾助其脫藉，時金兵南下，宋兵屢敗，邊事頗緊急，師師乃以書寄夢龍云：蒙上賜金珠已得脫藉，妾誓不負君，願君亦勿負國，未幾夢龍戰死，師師聞知，痛不欲生，因遣人迎夢龍遺骸，

葬於汴京南郊，將自經於壘側，時金兵已破汴，金帥粘罕索師師，云：金主知其名，必欲生得，乃索累日不獲，而張邦昌竟踪跡得之，蓋是日師師適致祭於夢龍塚前也，邦昌以師師獻金營。師師罵曰：吾雖賤妓，遭此國社傾亡，寧一死，毋他志，若輩高官顯爵，朝廷何負於汝，乃事事爲斬滅宗社計，今又此面事醜慮。冀得一當爲呈身之地，吾豈作若輩羔雁贅耶，乃脫金簪自刺其喉，不死，遂觸石而亡。

一文錢述錢塘金鎔貧乞無以爲家，其父使人米市習買，一夕收帳回適過飯店，見主人拉一流丐不放相持良久，排解無人，金詰其故，據云：會鈔適少一文錢，實因囊底已空，非故意負欠也，金曰：是區區者何必計較耶，即探囊取出一錢代償，始免爭攘，再深感其情，尾金至僻處，問其姓氏里居，吐實以告，乃拱手謝曰：咱係河南人，家有萬金，因被數千飢民日坐家中坐食，勢不能盡濟，因以倉廩空虛相告，渠雖爲暗所紹，然不容咱一門坐食，迫而致流轉設湖。勉作吳

市吹簫之客，所礙跡者長女同行，咱不妨效蒙袂鞞履者流，其如女兒之弓鞋軟步，躑躅不前何！更難者每宿古廟廡下，咱夫妻二人夾衛一女同睡，束縛情形諸多不便，比晨鍾喚醒，向曉提筠籃而迎殘月，臨風拍檀板而唱陽春，甚至子青衿子弟目送蛾眉，竟如蜂蝶戀香往來逐隊，街談巷議喧傳紅袖作歌舞人也，咱何忍以豈翫含苞之處子情他學聲絮狂態耶，今者携邱時杖頭適器，蒙君代還孔方完，不啻將伯助予，咱雖非淮陰少年，然一錢之惠其敢忘乎，想囊探青蚨之時正星照紅鸞之候也，願以小女爲君箕帚婦，金曰邂逅相逢，未必無緣，雖蒙寵識，容俟歸告嚴君，當再報命，日暮抵家將解囊訂姻事爲雙親直陳顛末，夕陽西下，忽聞剝啄聲不絕，啓戶視之，即是流民夫婦擁一女至

，年十八九，丰姿雅淡，嬌態難描，第云，咱夫妻曰事奔走，正如流水行雲，萍踪無定，倘以小女結秦晉之好，始願遂矣，言畢即去。女來踰月，謂金鎔云，瞬息三旬，奴察君家所爲真忠厚門第，今後始安心爲婦矣，雖異鄉不啻同堂，但効君弗依人爲活，須自謀生涯，方是上策，夫云，奈無資本何，女即脫鞞履，解鳳頭鞋鴉頭襪出示纏臂金釧一隻并探抹胸帶結上珍珠一串曰，以此易銀，貨殖有資矣，於是貿易數年竟致巨富，因挈眷往河南謁岳，至見彫牆峻宇，富麗非凡，外父母欣然延入，一望豐采，脫盡風雪窮途之概矣，遂設宴相款盤桓月餘而歸，（按此劇僅四折，實雜劇體例，然清人每亦稱雜劇曰傳奇。）

北平中國銀行
兼辦
信託事
業為投資
產業的保障
代理中國保
險謀顧客
財產的
安全